

牧令書輯要

牧令書輯要卷三目錄

農桑

答陳齊永問

許三禮

再行勸墾荒地嚴禁需索阻撓以安民生示

田文鏡

水利

潘杓燦

周禮送人稻人講義

官獻瑤

五省溝洫圖則四說之一

沈夢蘭

量行溝洫之利

陳斌

與所屬牧令書

程含章

飭查水利及時疏濬示

田文鏡

涇渠志後序

王太岳

下屬縣試行水車檄

喬光烈

敬陳病農之弊端疏

李殿圖

田制說

楊景仁

地利

王植

種樹說

俞森

種薯

黃可潤

種棉說

李拔

蠶桑說

李拔

賦役

論田賦

陸世儀

諭清丈田畝

陸世儀

諭魚鱗圖冊

陸世儀

塊冊序

梁鳳翔

田賦總說

朱澤洪

一條鞭議

袁一相

飭解餉批迴載明完欠檄

趙申喬

請定催徵之法疏

趙廷臣

催科

王士俊

批海甯縣設立里催詳文

蔣國柱

前案回詳

袁一相

爲徵糧事具呈邑侯

趙申喬

徵收錢糧條規檄

陳宏謀

圖民錄

袁守定

嚴禁收糧積弊十條

陳宏謀

錢漕

何士祁

論差徭書

張杰

牧令書輯要卷二目錄終

牧令書輯要卷三

安肅徐棟致初原編

豐順丁日昌雨生選評

農桑

自治原以及取善屏惡皆所以爲民而猶未及乎民及民之政分之有萬端約之祇二事曰牧與養而已而養又爲教之本咨十二牧首以食陳三八政統以農此老生常談實經世寶訓也

答陳齊永問

計三禮

陳齊永問曰聖門冉求具足民富國之才夫子亦嘗許其藝可從政由今想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其道果安出

先生曰。攷之先王九年有三。年之積。若三年該有一。年之積。此古法也。再思足民之道。無過開其源。節其流。二者而已。然節之權操自上。民不能自爲力也。如民之情。於農者。上勸之勤。不能耕且織者。上教之耨。以紡。其年豐有餘。上多方設法。勸之積。宜木田者。或令之開渠。或令之鑿井。或令之蓄木。宜果木者。或令之種桑。或令之植果。或令之培材。宜畜養者。或大而馬牛。或小而雞豚。或又細而池魚。以六府言之。原不但穀是農事。如金木水火土。各方所產不同。或銅與鐵。或竹與梓。或繭與酒。或陶與冶。或鹽與硝。何非佐農事之不足者。件件精心以治之。皆所以開其源也。至害農者。不一端。小民終。

歲之勤劬不足一事之耗費可念也。上爲之薄其稅歛。減其徭役。息其詞訟。又多約束衙門。省其剝削。抑制豪強。免其橫侵。消弭盜賊。絕其暴掠。害農者已去。其半若農之白爲耗者亦不一端。蓋軍國當多事之日。大兵大禮大水大旱。恃其平日之積。事事撙節。冀免凶荒。若當承平無事之時。奢淫心縱。雖小民一念之淫佚。可廢中人之產者有之。上爲之嚴其禁令。除每年供賦及仰事俯畜外。有鮮衣怒馬。崇宮盛筵者。禁之。有婚嫁侈費。喪葬無度者。禁之。諸如習於奢俗。慶生辰賀字號。動輒打網請會。戲筵綺席。二三十數成羣者。禁之。或惑於邪教。祈平安福。造神道祠。每至斂錢佈施。打醮演戲。月每幾

舉者禁之如此等害農者又去其半件件畱心禁之皆所以節其流也信此開節並至三年行之民足何難蓋求也藝如不能絕其聚斂道果安出竊意足民之道最要在上之人清心寡慾故能大法小廉絕其橫征暴斂不令其不足乃叫足耳

本末源流具備視其餘言足民之術者皆一枝一

派耳

原批

再行勸墾荒地嚴禁需索阻撓以安民生示

田文鏡

照得豫省荒地甚多久蒙

皇恩水田寬以六年旱田寬以十年陞科輸租猶恐民

力不繼令地方官資給牛種自應踴躍爭先野無曠土
矣乃木都院自布政使任內以及陞授巡撫不惜諄諄
勸諭并將已墾成熟未報陞科者免其欺隱之罪題准
當年完糧而三年以來不但熟地仍行欺隱而報墾者
更復寥寥細加查訪乃知小民不敢墾荒者其弊甚多
不得不條分縷析廣爲曉諭嚴禁開列於後

一各州縣荒地無工本者旣不能報開有工本者亦不
敢認墾蓋一紙墾詞到官先批鄉保地鄰查覆即便
需索使費甚而坐圖之原差并催糧之里書掌案之
經承羣起而爭更有不肖之員用印一顆尚取其值
以致認墾者望而裹足此一弊也嗣後批查勒限秉

公據實回覆。如果無人古荒。四至分明。卽給印票。准其開墾。造冊申報。不許需索分毫。違則官參吏處。

一司府經承橫索冊費。尋覈苛駁。駁至無可再駁。尚不肯代爲詳轉。本官不能稽查。往往爲此輩所使。此費亦必出之墾戶。地未墾成。而已剝去數層之皮。貧民何堪。無怪乎視墾荒爲畏途。此一弊也。嗣後布政司各府直隸州。務必刻刻提防。凡有州縣報墾冊結。核明如已合式。卽刻照轉。倘有不符。卽令經承將不符之處。稟明開具冊結式樣。發彼州縣照造。如敢仍前苛駁橫索。查出官參吏處。

一聞斷夾荒。雖屬無人。別人不敢過問。而四旁熟地相

近人戶又不肯墾。希圖日侵月削。以廣自己地畝。欺隱錢糧。此一弊也。嗣後如有夾荒地畝。卽勒令地鄰報墾。如抗不具報。該地方官卽將此夾荒之地丈出。給與情願墾種之人開墾。并將四鄰熟地丈明。如有欺隱。卽行詳究。追出入官。

一頑紳劣衿。奸徒惡棍。希圖現成霸佔熟地。當報墾之時。並不聲言。及至墾熟。卽出而爭執。或稱係祖產。或稱係買業。每乘地方官陞遷。事故離任之時。豫先捏造假契。用印收存。執爲憑據。告爭不已。致墾戶畏縮不前。此一弊也。嗣後如有此等告執者。卽將假契追燬立案。不行各上司衙門亦不許准理。批查倘報墾

之。時。執。契。告。爭。者。查。出。果。係。祖。產。買。業。卽。將。地。畝。入。官。召。募。墾。種。仍。問。以。荒。廢。田。糧。之。罪。地。方。官。徇。情。准。理。斷。價。斷。贖。以。長。刁。風。定。行。從。重。糾。參。

一。鄰。州。鄰。縣。界。限。不。清。則。臨。邊。荒。地。此。墾。彼。告。彼。墾。此。告。以。致。無。人。敢。墾。此。一。弊。也。嗣。後。各。州。縣。務。將。交。界。之。處。查。明。立。石。小。民。不。得。侵。種。犯。界。如。將。甲。縣。之。地。赴。乙。縣。報。墾。乙。縣。之。民。至。甲。縣。認。荒。者。兩。縣。會。勘。明。白。從。重。詳。究。

一。地。方。官。私。徵。入。己。將。民。間。報。墾。年。限。已。滿。熟。地。并。自。首。成。熟。地。畝。概。入。紅。冊。徵。糧。並。不。造。報。以。致。紳。衿。士。庶。從。而。效。尤。每。視。欺。隱。爲。無。罪。故。往。往。一。縣。並。無。寸。

荒而除荒之原額尚屬盈千累百此一弊也嗣後各將欺隱地畝作速詳出姑免其已往之罪若怙終不報一經查出或離任後被別官揭報則死有餘辜斷不輕恕矣

一低窪之處並不講求水利以致大雨淋漓之時四方之水無從宣洩積聚一區良田盡成巨浸此一弊也嗣後務必留心水利或開溝渠或築堤堰相其地土之宜俾雨過卽涸不致久淹則窪地亦可墾也

一異鄉游手游食棍徒並不驅逐或借屯民名色或借墾戶名頭從中阻撓生事將民間已墾熟地報官認墾以致訐訟不休且敢私下行兇槍棍交加致成人

命此一弊也。凡此皆地方官庸懦無才以致此輩橫行無忌。嗣後務必嚴加查拏。驅逐飭令土著之民速將荒地開墾。使無寸荒爲彼垂涎。指認如土著逾期不墾。從重究處。

以上八條。本都院不過舉其大概。害切民生者言之。其有幅員寥闊。或本都院見聞不及。或山城澤國。土俗不同。惟在賢良郡守州縣。於本都院言及者。實力奉行。於所未言及者。明白詳報。以便飭行。

指陳弊竇。縷析條分。端肅與鄂文端李文達並爲才臣。其明察信不可及。

水利

潘杓燦

盡力溝洫。明農之大政。蓋土非水不利也。欲享其利。南北似有不同。大約南土重蓄洩。北土重灌溉。南北之土高卑不同故耳。然蓄洩得宜。仍可資其灌溉。而灌溉有法。亦必以時蓄洩。重蓄洩者多。本乎天。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幾矣。重灌溉者多。成乎人。必開鑿遏防。設壩建閘。立約啓閉。未曾始事。協工之地。雖水遠四圍。不得取用。如同開此渠。則許用此渠之水。名曰井地。每歲修築。仍按地助工。若始許用此井之水。名曰井地。每歲修築。仍按地助工。若始事不與。則工無可助。水在地。水有數支。散布數村者。其邊不許灌溉。名曰原地也。水流也有多寡之別。如水自南來。至此分爲東流。工費十分之六。應得水利六分。則東渠當開六尺。西流費至十分之四。西渠止開四尺是也。此自水之支分者言也。若從大渠而支分者。則又以派分量其法。以石壘壩於支渠之口。止壘光石而不以土護。以石之小大疎密。量水之多。

真蓋壘石則不致直瀉而漸大渠不以土護則水走石縫濺濺噴射晝夜不息源裕而流自長制甚巧也有一渠遶數村縣者其得水也有後先之次如各村鑿有支渠水自上來灌自下起挨輪每一支渠之口必置一灌既不得紊越也有日時之限開如某日某時該某村使水則以使水牌付之即時啓開受水應至某時某刻止按時閉關土封開口灰印封記牌付次村非時不得私有渠長溝長老人以董之渠諸事修遠例諭約則訟獄以興司牧者有事於此當申明舊例禁其盜決修濬維時董理者必擇勤慎公正之人而任之則得要領矣

周禮遂人稻人講義

官獻瑞

按周官溝澮之法先王所爲用人之力以盡地之利任土之宜而補救乎天時之偏者也而既有遂人職復有稻人職者遂人所掌旱田之法也稻人所掌水田之法

也。顧成周之時。遂人之法最詳。其爲利最薄。彼稻人之職。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已。自周以後。稻人之法浸備。其爲利亦浸廣。而遂人之政。竟輟而不講。何以明其然也。周官職方所掌之州有九。其地之宜稻者。惟荆揚二州耳。其餘諸州皆宜黍稷菽麥者爲多。自遂人之政修。而此宜黍稷菽麥之土。旱常不至於乾。水常不至於溢。地廣而所入豐。則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勢所必至。彼稻人之所掌者。惟區區下隰之地而已。故曰。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法最詳。利最薄者。莫遂人若也。秦漢以還。阡陌興。井田廢。而五溝五涂之法。亦從而廢。迺稻人職所謂蓄水之瀦。止水之防。蕩水之溝。舍水之列。瀉水之澮。

行於東南者則未嘗廢也。豈惟不廢而已。方且漸詳漸備。漸闊漸廣。而歲之所入亦漸多。曩之財賦盛於西北者。今且轉而之東南矣。東南之水田既饒。於是言水利者。又將以東南之法行之於西北。如班固溝洫志所載。有鄭國渠。龍首渠。白公渠。其溉田或至五千頃。或至萬餘頃。皆稻人之遺法也。然同是法也。有行之而利者。有行之而利害半者。有行之未獲其利而但受其害者。行之而利必其爲可稼之下地。而其土性又宜於秔稻也。行之而利害半。必其地勢雖下而泉源之遷徙靡常。或土性疏而不宜乎秔稻也。行之未獲其利而但受其害。必其土不宜乎秔稻。且去水源遠。其爲防不因水勢爲。

溝又不因地勢也。夫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溼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爲水。猶水田之不可爲旱也。今必欲以荆揚之物產。遍植之雍冀。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爲利也。且果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其利亦何減於東南。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旣數倍於東南。且穀之種類繁多。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臚臚。土脉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翅倍焉。所患者。惟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歲之所入。非徒不減於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旣廢。欲復遂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復古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觀周禮遂人

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蓋稻田不可一日無水。故以
潴蓄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必以列舍之。而後以漚
瀉之焉。旱田則潦之爲患者十之六七。旱之爲患者十
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揆先王
爲溝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水。
少之年。又可蓄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第相其地之下
者。以爲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最下者。以爲蓄水之所。
疏其節。而闕其目。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
之利矣。然此非可以旦夕期也。又非一二人可以集事
也。其道在以治地之法。責成有地治之官。蓋今之邑令
州牧。卽古鄉遂之吏也。三年大比。課其事之成否。果有

明效者。大吏以聞。或加秩。或賜金。而毋易其任。其未效者。亦且課督之。以觀其後。果無狀。乃斥去之。其工程尤大者。官爲民治之。其小者。則勸民自治。如此。則吏思効忠。何患不可與圖事。民爭爲利。何患不可與慮始哉。夫今之爲吏者。多置西北溝洫之政於不講。其講溝洫者。又第知有稻人之法。而不知有遂人之法。此西北所以歲比不登。民苦乏食也。臣故因周官而推論之。如此云。以旱田水田之法。解遂人稻人之制。洵爲深於經術。明於時務。朱文端欲行水利於西北。聖祖謂其無益。而卒以無效。蓋地勢之異也。此議確當。不刊。言水利諸書所不及。

五省溝洫圖則四說之一

沈夢蘭

溝洫之制無地不宜而西北爲尤亟。西北地勢平衍而無散漫。河流颺勁而多渾濁。自古稱黃河爲一石水六斗泥。他如陝西之涇渭。山西之沁汾。直隸滹沱。天定等河。皆與黃河無異。故其漲也。則渾流洶湧而衝決爲患。其退也。則河泥滯澱而淤塞爲患。古人於是作爲溝洫以治之。縱橫相承。淺深相受。伏秋水漲。則以疏洩爲灌。輪河無汎流。野無燠土。此善用其決也。春冬水消。則以挑濬爲糞。治土薄者。可使厚。水淺者。可使深。此善用其淤也。自溝洫廢而決淤皆害。水土交病矣。

此條實爲西北農田至要之務。可與官瑜卿議參。

觀

量行溝洫之利

陳 斌

十一者取民之中制也。漢三十取一。唐宋或二十或三十取一。俱輕於三代。而顧不如三代之民之樂者。以三代田必分授。而有溝洫之利。其民也。三代溝洫之利。其小者民自爲也。其大者官所爲也。溝洫所起之土。卽以爲道路。溝洫所通之水。卽以備旱潦。大雨時行。洩而出之。田不憂潦也。越有小旱。激而灌之。苗不憂槁也。故溝洫者。萬世之利也。後世議者。慮其棄地之多。而實無多也。一井之步。約百有八十丈。其爲溝畛者。八尺而已矣。一成之步。約萬有八千丈。其爲洫與涂者。九積十有四

丈四尺而已矣。通計所棄之地。二百分之一而弱也。今更新爲之。必有慮其事之難成者。則更非甚難之事也。祇觀剛田之法。一尺之剛。二尺之遂。卽耕而卽成者也。今蘇湖之田。九月種麥。必爲田輪。兩輪中間深廣二尺。其平闊之鄉。萬輪鱗接。齊整如一。彌月悉成。古之遂徑。豈有異乎。設計其三年而爲溝澮。則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橫溝。田首之步之爲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築土。二日而畢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澮。廣深三溝。其長十之料。工計日三日而半。七日而畢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爲澮。廣深三澮。其長百溝。料工計日一旬而半。三旬而畢矣。以三旬之功。分責三歲。及功之成。民

剛田以爲利一歲之中家修其遂眾治其溝洫官督民而浚其澮有小水旱可以無饑十分之饑可救其五故曰溝洫者萬世之利也此古之所不惜於區區之棄地而亦未嘗畏其難成者也

與所屬牧令書

程含章

政莫善於養民養民莫大於水利陂塘之開不可不急講也雖然有難焉者今諸君試號於眾曰吾爲爾開陂爲爾開塘而民必不應也更試號於眾曰本府爲爾開陂爲爾開塘而民亦不應也更試號於眾曰督撫司道爲爾開陂爲爾開塘而民仍不應也夫水爲粒食之原百姓甯不知自謀而碩令之不從何哉彼其望利之心

不敵其慮害之心也。固已久矣。何則。一陂之開。必合數十百家之人爲之。且必請勘於官。而後決之。眾心不同。可慮也。眾論不協。可慮也。眾力不齊。可慮也。官司之守候。書役之需索。夫馬之供頓。在在可慮也。陂水之利。杳不知其何鄉。而切身之憂。紛然莫解。此其慮之在於始者也。工作方興。人懷觀望。鄉鄰有詬誶之聲。銀錢有墊支之累。陂頭甫築。而撓之者來矣。溝路所經。而撓之者又來矣。伐人一木一石。而撓之者又來矣。讓之則功不可成。爭之則訟端立起。萬一半途而廢。則虛糜之工料。眾不與償。跋前疐後。轉悔此舉爲多事。此其慮之在於繼者也。陂幸告成。水汨汨來矣。近者以其水過於前也。

則爭遠者以其水難到田也。則又爭強者恃力則又爭富者恃財則又爭。爭之不已。必繼以鬪。或傷或死。產業破亡。且新築之工多不堅實。大雨之後。沖決必多。怨讟紛騰。呼眾莫應。前累未清。後累踵至。首事之心力既倦。二三年後。廢爲邱墟。而前功盡棄矣。此其慮之在於終者也。然則陂終不可開乎。曰。是大不然。余在南雄嘗開陂塘五十有三矣。民之慮於始者。吾慎圖之。民之慮於繼者。吾豫防之。民之慮於終者。吾善成之。民或朝有請焉。而吾夕來矣。民或夕有請焉。而吾朝來矣。肩輿就道。不勞僕從。不費民財。示則親給諭。則親書書役不得過問也。一陂之勘。至於再。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吾不以

爲勞也。首事之來見吾者，如入其家。至於再，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吾不以爲煩也。大寒大暑，吾能耐之。大饑大渴，吾能忍之。逼仄之區，險危之地，十里八里，吾能步之。陂之未成，吾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晝之所思，夜之所夢，咸在於此。往往有緊要關頭，百姓未言，而吾諭先下。首事未到，而吾已先來。陂焉有不成者乎？一陂旣成，百姓見有利無害，咸曰：「吾父母未嘗有尺土於此，而如是勞心，如是勞身，如是費財，況吾儕小人衣食之資，子孫之計，能毋勤乎？」於是強者斂跡，弱者勉力，紛紛以開陂開塘請矣。今余忝爲郡守，所屬各縣民多窮苦，實無可興之水利乎？則安得不引爲己責而急圖之也？雖然，又

有難焉者郡守牧令皆有地方之責而民之信郡守也恆不如信縣令民之畏郡守也恆不如畏縣令何則守遠而令近守疎而令親也惟冀諸君與余同心以民事爲己事凡有應修堤堰應開陂塘之處董率士民勉力爲之并上其事於余余皆捐廉爲倡暇則親往督之以代諸君之勞一馬一夫一茶一飯不以累諸君果其有有成效他日荷鋪成雲決渠降雨諸君將與召父杜母並傳不朽余亦得藉以稍塞吾責豈不美歟否則與其擾民毋甯安民其毋以余爲斂怨府也則幸甚

飭查水利及時疏濬示

田文鏡

照得各處河道以及田間道旁溝渠旱則宜蓄以資灌

溉。潦。則。宜。洩。以。防。滯。淤。是。水。利。一。道。有。關。於。民。生。甚。鉅。
爲。有。父。母。斯。民。之。責。者。第。一。要。政。果。能。乘。此。農。隙。之。時。
親。行。境。內。查。明。故。有。河。道。溝。渠。塞。者。通。之。淺。者。深。之。淤。
者。起。之。有。關。於。鄰。封。者。詳。明。關。會。協。力。以。治。之。務。期。有。
益。於。民。生。毋。致。擾。累。乎。百。姓。舉。縉。紳。之。品。行。端。方。者。以。
諮。詢。其。利。弊。擇。鄉。黨。之。老。成。持。重。者。以。董。課。其。工。程。不。
假。手。於。吏。胥。不。委。任。夫。佐。貳。不。許。鄉。保。斂。錢。不。許。奸。民。
漏。役。明。白。曉。諭。躬。先。勤。勞。以。本。地。之。民。力。治。本。地。之。河。
渠。利。本。地。之。田。畝。貴。賤。同。工。貧。富。協。力。一。以。至。公。無。私。
民。雖。至。愚。有。不。踴。躍。爭。先。子。來。趨。事。者。哉。至。若。閒。茸。無。
能。偷。安。苟。祿。事。未。舉。而。鄉。保。吏。胥。之。囊。橐。已。滿。工。未。興。

而紳衿士庶之怨讟已盈。則又必干嚴參。徒取罪戾。合
亟通行所屬。先將境內河渠溝澮。逐一查明。上游何自
下流何歸。現在有無淤塞。挑濬寬深。應需若干丈尺。每
丈需工夫若干。或堤岸卑薄者。即將起出之土。加高培
厚。或道路窪陷者。即將起出之土。填築堅平。乘農隙以
興工務。一勞而永逸。事完繪圖造冊具報。以憑委員查
驗。此民間無窮之水利。亦在位不祧之遺愛也。

涇渠志後序

王太岳

溝洫廢而水利急。水利之爲言。非古也。然近世阡陌遍
天下。而亦不聞有墾壤。則豈非古今異勢。井田之法。固
有不可行於今者歟。余觀秦漢以來。言水利者。鄭白渠。

最著。少時讀司馬遷班固所記。意甚偉之。已而見涇陽志。則二渠者。壞廢既久。後有繼作。勞費尤鉅。乃至農民呼號陳訴。願棄利以弛役。而不得者。何也。比年吏關中。嘗一再至中山下。行求鄭白之故蹟。而觀宋元明所穿鑿。則夫成毀之由。工拙之效。誠不待考而知。縣志所言。皆有驗不妄。余然後歎古今相傳。耀於其名。而不察其實。徒見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何多也。遷固所記。自鄭國白公鄭當時外。尚有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徙渠不利用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又有莊熊羆請穿

洛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由是觀之。渠之難成。亦可知矣。兩史具書其調發之衆興作之久。言事者之無效。蓋所以深致其意。以戒人之妄言興利。何其婉而彰也。後之讀史者不能曉知古人著書之微旨。獨好偏舉一時之利以相夸慕。於是鄭白渠遂爲喜事者之口實。而豈知天下之利難成。易毀。尚有出於史傳之外者哉。余所以周覽涇渠而重歎息於名實利害之際也。蘇軾上神宗書曰。天下久平。民無滋息。四方遺利皆略盡矣。今欲鑿空

尋訪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
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爲空。嗚呼。軾之此言。
豈惟宋哉。蓋古今興作之通患。而凡爲治者所宜熟察
也。曩者畿輔旱。部使者下令勸民穿井灌田。郡縣官吏
分出督視。往來趾錯。吾鄉胡氏獨爲大井。輒贊者以十
數。井值三萬錢。旣成而灌利良沃。而他井皆穿土善崩。
竟廢無用。後更督治之。而民以假貸穿井。前困久矣。及
是相率乞免乃止。夫井利人人知也。一鄉之人。非其智
盡出胡氏下也。然而爲之不成者。力誠誦也。是故爲政
者舉動不可不慎也。自中古以降。生民風氣日開。其於
衣食切身之謀。固非若上古屯晦鈍樸。必待上之人織

悉教詔之也。彼其智巧溢而貪競滋，苟利所在，雖立法禁限之，猶且不能。若其熟視而莫肯趨者，則必士之所不宜，俗之所不習，與其力之所不贍焉耳。而上之人且噉噉焉朝下一令曰：「力爾。」蒞畚耨，下一令曰：「盛爾。」蠶織。彼民者，未見有絲髮加益於吾事也，而徒見符檄之驚怛，招呼之促數，酒漿贈賄，日有百需，而百姓固已怨矣。若此者，非徒不適於眾情也，且又不度己力之所任。蓋漢之時，嘗傳循吏矣。農桑教化，使其民親之如父母，豈有他繆巧哉？愷悌出於性成，而經營之才足以副之也。然亦幸其時去古不遠，法令省約，訟獄稀少，吏得從容一意以自親於民，而周知其便利隱曲之事，又自丞尉

以下若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皆以
儒生學士爲之行可以備察舉而才可以至公卿大夫
之分務宣化而無壅闕撓抑之患是故上之誠意足以
及民而民之奉令無不曉然明白以悅從其上夫是以
教易行而事易治也後世不然官政紛於簿領吏能疲
於聽訟州縣之吏既不能日與百姓相見凡所舉事一
以文具相承接而所任使乃不出乎貼承隸卒與鄉里
保甲之長類皆閭里小人悍黠嗜利卑污無恥日伺官
府點簽與其輩曹舉手相慶符紙一下驚擾四起如是
而欲與之共民生之大計則亦何澤之能究何功之能
集哉是故爲政者之舉動不可不慎也吾聞古之言治

者。務爲清靜甯一。以與民無擾。故曰去其害人者而已。以爲無害。斯所以利之也。然又曰去其太甚。則雖祿害猶未敢輕違爾也。至於興利。則曰利不百不變法。非惡利也。誠以利在而害將隨之也。抑又以爲生民日用之事。而持以官府之法。則亦鮮有不害者。故慎之也。後之人惟不知清靜無擾之治。則於利害之數不審。故其謀之而不必滅。爲之而不必成。條教期會。民乃厭苦。此不善圖肥民者也。里之富人。生兒。憐其孱也。則以醫藥疏利其腸胃。而厚進以啖飲。啖飲進兒之元氣。病矣。此不善圖肥兒者也。後世之好言利民者。何以異是。且夫利民之事。誠無若鄭白大也。司馬班氏之書。與千載之口。

相傳者至著也。然而故蹟之日非。與繼作者之勞費。世未有知之者也。崩隕接跡於前。而鑽鑿尋續於後。大役煩興。以困黔首。既盡其力。又耗其財。何其忍而不德也。至於渠堰。必不可固。涇水必不可引。而三原有妄男子者。方且詣闕上書。亟以鑿鉋兒嘴。是請嚮使其說果行。則亦不數年而又且議改矣。不務適水之宜。而亟移其地。以事穿引。北山之石。庸可盡乎。小人游談無根。而不顧其後。其可謂無忌憚者矣。今夫龍洞。非瓢口之故區乎。其視鄭國白渠。爲之難易。利之暫久。豈不較然易見乎。然必待之今日。而後農民得釋其勞費之苦。而安於灌溉之樂。而不知昔之人。實嘗親出此泉於手足之下。

而莫能專收其用。是何也。狃於秦漢引漕之舊而不思變計也。此徇名而不求實。見利而不計害者之過也。不龜手之藥。有時需技百金。販脂鬻脯。富或傾縣邑。見者不謂一時之倖。而竊窺其既往之跡。方謂盡天下求利之工。無以易是。是所謂鵠鵠已判於寒。鴈而羅者相視於數澤。可不爲大哀乎。嗟乎。盡心民事而孳孳興利去害之是急。此宜非賢豪者不能。然而不知清靜無擾之理。以不審於利害之數。弊常與俗吏等。而況挾其喜功好名之心。輕以民力爲嘗試。矯伐一時莫就之功。而貽他日無已之累。若明之項襄毅。此其可以爲戒者也。嗚呼。余於涇渠利害論之詳矣。後之君子。可以考焉。

下屬縣試行水車檄

喬光烈

夫農田之功全資水利。古人設立桔槔水排。所以補天地之窮。爲因時補救之計也。同州地處高原。土厚泉深。雨澤偶愆。卽徵旱象。渭洛黃流。縈環十邑。一切濱河地土。大概坐視。嘆乾揆厥所由。皆以岸高。不知設法收灌。溉之功耳。東南各省水耕火耨。濱河之地。雖懸岸數十丈。製車盤戽。由近及遠。無不出時潤渥。同此地土河流。豈有南北異宜之理。近聞郿縣生員淡明遠能造水車。已延致其人。捐製耳水輪車一部。試行之於縣之城南。村河岸高二丈有餘。一人運動。水緣而上。直達田疇。其車環列二十八桶。每桶可容水二升。一車所費。不過六

七金而一日之功可灌田一十五畝。若河流湍急之處。水觸其樞。自能運動。更可不煩人力。雖通邑之田。未能概沾水利。於此濱河地土用之。可補農功。今飭屬縣官吏。卽將所捐製輪車。昇城南鄉保收領。聽濱河有地小民。由近及遠。以次周流。岸水灌地。其有樂於從事。願照造施用者。聽至於廣爲勸導。使民知用力少而見功多。岸高之處。或遞置水車層轉接運。俾益究其利。又在賢有司之善於倡率也。

可備水利之一說。

敬陳病農之弊端疏

李殿圖

一曰農具不可失也。夫騾馬爲農家之要具。亦差務所

必需差務稍多。不能不借資民力。乾隆三十年以前。百畝之家。必畜騾馬三四頭。東作以供耕耘。西成以資轉運。偶有差務。尙可得官價以爲草料之需。民亦樂於從事。是兩益也。嗣後地方官不察民情。漸多滋擾。加以長隨胥役朋比爲奸。或有差而得錢。賣放或無差而假名需索。又或明知百姓愛惜騾馬而故爲藏匿。不得喂養以激之。必飽其欲而後止。甚或由此站打過下站。以此邑協濟他邑。驅逐長途。以致人疲馬乏。往往倒斃耕種無資。於是賣騾馬而畜牛驢者。十之八九。究之牛驢不如騾馬之得力。民困而官亦困。一遇緊要之差。不敷括取。地方官惟恐誤差。則又

於各里豫派數家共養騾馬一具以備調用更或任聽豪蠹設立差局多養騾馬以受雇而昂其值其雇價仍浮攤民間此弊在西北各省爲尤甚牧令賢否不一旋革旋復其弊終不可除應請責成各省大吏洞察弊端革州縣例外之擾除丁役朋比之奸則民間必爭畜騾馬務農之餘尙可得官價以應官差似於公私兩有裨益

一曰延訟之誤農也凡戶婚田土細故良民非至不得已不敢興訟乃刁民或工挑唆以恣羅織訟師復假刀筆以亂是非全在有司明決敏速摘傳要證開釋無辜民始得盡力於耕桑然良吏絕少遇富豪則冀

其伙助遇土棍則畏其上控遇劣衿則防其舌端遇貧窶則無可生發獨小康務農之家偏受其累除牟利營私顛倒是非之員不計外其尋常之員經緯乏術以吏爲師債主長隨把持左右本官孤立無助任聽諸無賴爲之布置謀差買票以兩造之肥瘠爲票價之厚薄是票未出衙而差役已費資本票一到鄉勢同狼虎株連及於鄰里牽累及於親朋非飽其欲而廢其求不准投到痿痺之員遷延散漫輾轉需時其聽斷之公私明昧尙不可知而廢時失業民已重困又或高談臥理寄情於聲歌博奕游戲於書畫詩文雖無可指之劣蹟實爲有愧於循良應請責成各

直省大吏嚴飭所屬恤蒼生之疾苦除延訟之積弊俾小民無誤農功雖不必解衣推食而民已實受其惠

一曰假公之擾宜除也自古良法美意行之而善則民受其福否則民受其殃卽如奸商囤積糧石例有明禁原惡其壟斷居奇爲民害也若業農之家以孝弟力田之所餘爲三年九年之蓄爲長吏者方當獎勵而勸勉之而不肖之吏或并指爲囤積以肆詐害所當申明例意嚴禁紛擾以爲民勸常平倉之設也崇積儲以備緩急偶值暵澇偏災或兼放本色以爲賑恤或出借籽種口糧以資接濟法最良意甚美也乃

積久弊生。卽無需接濟之年。而亦以出陳易新爲詞。更或以青黃不接爲請。竟至年無不動之倉穀。以爲染指分肥之地。出倉旣已短發。還倉又復浮收。加以書役勒索使費。斗級任意拋撒。剝農之膏。莫甚於此。故良民慮及一出一入之擾累。不願借領。恆多方以避之。刁民豫設不還之想。串通胥役。捏造花名。每影射以侵之。是良民未受其益。而官倉並受其虧。皆由不肖之員。欲藉公以利己。而不憚爲蠹國殃民之舉也。應請嗣後無災之年。不准出借。以除民累。而重倉儲。

一曰蠹農之人宜汰也。查額設書辦衙役僅數十名。案

牘日多公務漸繁本不敷用於是有學習之貼寫有
幫貼之白役相沿已久乃近年以來稍有恆產之家
不能自承其業思必寄跡公門而後可以免差徭則
出貲而爲掛名之書役自食其力之人不能藉農自
養思欲置身公門而後可以謀生理則俯首而爲替
身之書役一邑之中盈千累百數倍從前兼之古玩
市僧優伶賤役獲貲易而且豐又無吏役之擾民何
爲需體塗足受人欺侮不爲改圖於是有改而爲市
僧優伶者至關津稅口大小衙門依草附木之長隨
與跟逐長隨之小厮呼朋引類所在皆然近則十倍
於前矣羞言秉耒之勞日逐飄蓬之計應飭各大吏

董率所屬大破顏面。以去其太甚。制節謹度。以使之漸消。則侵官虐民之人。裁冗歸農。而農自無擾矣。養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重農者亦去其病農者而已矣。條列四弊。洵足鋤稂莠而植嘉禾。

田制說

楊景仁

井田之制。起於黃帝。三代因之。自商鞅開阡陌而井田廢。勸農書曰。欲仿井田。不必盡泥古法。縱橫曲直。各隨地勢。淺深高下。各因水勢。程子云。必井田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道在倣其意行之。而民不病。蓋田不可復井。而遂徑溝畛之遺意猶存也。古者后稷爲田。一畝三畝。以後隨地制宜。田制不一區。田之法。見農政書。

云每畝可收六十六石。學種者或半之。或云一畝可收六十石。兖州刺史劉仁之在洛陽曾爲之一畝可收百石。人以收穫之數過多。致疑失實。國朝康熙丁亥。桂林宋公龍耀爲蒲令。取區田法試之。後爲太原司馬。在平定亦然。收每區四五升。畝可三十石。爰爲圖說刊布之。近衢州詹公文煥監都大通。試之於官舍隙地。一畝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公鍾音於雍正末亦曾行此。一畝多收二十斛。王爾緝於大旱時力務爲此。畝得五六石。因著區田法。然則前人畝收百石。六十六石。六十石。與夫三十石之說。或未必然。大約地少而收倍。良不誣也。陸桴亭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今農

治田之方而用之見思辨錄此變通區田之法而善用之者也。若夫建堤障水則有圍田。築土避水似圍而小其面則有櫃田。架木作出培封泥而泛水上則有架田。亦名封田。瀕江沿海積淤泥而成腴壤則有沙田。更有塗田。梯山爲田。又有梯田。種植蔬果。別有圃田。因地異制。詳見農桑訣及勸農書。康濟錄行世較區田爲廣矣。圍田者四圍築長堤而護之。內外不相通。江以南地卑多水。田皆築土爲岸環而不斷。隨地形勢。四面各築大岸以障水。中間又爲小岸。或外水高而內水不得出。則車而洩之。以是常稔不荒。今北方地坦無岸。潦不能禦。水旱不能蓄水。焉能不荒。須勉有力之家。度視地形。各

爲長堤大岸以成大圍岸下須有溝洫水則外水可護而內悉爲腴地何慮水旱也。櫃田者其法築土護田俱置澆穴順置田段便於耕蒔若遇水荒田制差小堅築高峻外水難入內水則車之易涸淺沒處宜種黃稭稻此稻自種至收不過六十日能避水溢之患如水過澤草自生糝稗可收高涸處亦宜陸種諸物此救水荒之上法。因壩水溉田亦曰壩田沙田者沙淤之田也今通州等處皆有之此田迎水地常潤澤四圍宜種蘆葦內則普爲塍岸可種稻秫稍高者可種棉花桑麻旱則便溉或旁繞大港潦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虞但沙漲無時未可以爲常也塗田者瀕海之地潮水往來淤泥常

積上有鹹草叢生。此須挑溝築岸。或樹立椿橛以抵潮。汎其田形中間高兩邊下不及數十丈。卽爲一小溝。數百丈卽爲一中溝。數千丈卽爲一大溝。以注雨潦。謂之甜水溝。初種水稗。斥鹵旣盡。可種梁稻。此因潮漲而成。與沙田無異者也。架田之法。架猶筏也。農書云。若深水數澤。則有葑田。以木縛爲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坵。隨水上下浮泛。自不淹沒。自初植以至收穫。不過六七十日。水鄉無地者。宜效之。以上皆近水而爲之制者也。惟梯田則成於山多地少之處。除峭壁不可種。其餘有土之山。裁作重磴。皆可藝種。如土石相半。則須壘石相次。包土成田。若山勢峻極。

人須僂僂蟻沿而上。耨土而種。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名梯田。如有水源。則可種旱稻。秔稻。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求食。若此之艱也。自園田以至梯田。俱可植穀。至種蔬果之田。謂之圃田。其田繞以垣牆。或限以籬塹。負郭之間。但得十畝。足瞻數口。若稍遠城市。可倍添田數。至一頃而止。結廬於上。外周以桑。課之蠶利。內皆種蔬。惟務取糞壤。以爲膏腴。臨水爲上。否則量地掘井。以備灌溉。地若稍廣。可兼種麻苧果物。比之常田。其利數倍。此園夫之業。可以代耕養素之士。亦可託爲隱所。乃農事之支流。而田功之餘事也。大抵田制不一。各因地以制宜。而力田之事。全

恃農夫有眞精神流貫於其間。凡選種之取其肥實。糞力之取其腴厚。耕耨之必利其器。播植之必乘乎時。至纖至悉。具有經綸。臨民者誠能訪窮簷之疾苦。知稼穡之艱難。寓撫字於催科。殷鞠謀於積儲。烏在老農老圃之事。非卽大人之學哉。

條分縷析。讀之可以知稼穡之艱難。

地利

王植

養民政之首務。開財之源而節其流。其大較也。然情形不一。當因其地。今昇平共樂。地無遺利。斷無未耕之土。未開之荒。而地不愛寶。亦時有之。如新會一帶海疆。多生沙坦。往往數年之內。頓增膏腴千萬畝。其初生潛伏。

水底尚未成形。人已見其流渦。知有寶土。名曰水坦。又數年露土。隨潮隱現。名曰沙坦。又數年土漸生草。卽曰草坦。日積月厚。與岸爭高。大者至數百頃。其利無窮。故爭承者情僞變幻。不可究詰。余初至新邑。查其爭控之由。緣縣屬各圖。向有圖總名目。專理坦事。而日久法敝。率以戶首舊名數人爭充。凡有承坦者。圖總止循例具結。實彼此不相關會。余諭令每圖總一名。止許諳練一人的名承役。給戳爲記。一有繪圖承坦者。照例取圖總確勘。並坦鄰甘結。然後將所承土名四至。出示近坦大鎮。久而無爭。又分行各捕巡。帶同圖總坦鄰等。逐一按圖勘查。蓋該捕巡所轄分地。皆所熟悉。而經勘之坦。又

所已歷重承者無難辨認。非但分勞縣令不致久延也。勘復之後。卽偶有相爭者。余但遣書役一人與兩造同往。公丈繪圖簽名。杉對原承形圖四至。告承先後。一爲剖斷。無不卽結。數年中。增稅數萬畝。竟無爭。坦上控之案。迨再出山左。見二東之地。多有山磽而荒。田沙而瘠。歷以災歉聞者。欲因其情形而思爲利導。大抵會城以南。岱宗所踞。崇巖峻嶺。與連坡疊嶂相屬。而林木稀少。無益牛計。考其所以皆官山也。旣栽培無人。亦戕伐莫禁。無怪其山木濯濯矣。余謂宜令附山之民。分認地界。視其地所宜蓄而廣種之。業在己。則盡力經營。物有主。則莫敢采取。倘更援例上請。照河工種柳議敘之法。或

於捐輸例內做捐收本色之意。添入栽種一條。使近山之民。種樹一株。抵銀一錢。種成之日。報官驗收。令所司以時巡閱。勿使缺失。以代樹藝之利。不過數歲。生息彌廣。語云。十年之計。樹木又云。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此因山爲利之一道也。又見省會以北武定各屬。多沙薄之壤。省南蘭鄒蒙陰等邑。亦閒有之。蓋周禮所謂一易再易之田也。耕種所獲。不償所費。遂或置爲閒田。余往兒直隸地方。民間沙地。有栽柳一法。可編柳器。不但爲薪。又爲種草一法。其一種苜蓿者。嫩可采食。老可飼馬。又一種形如苜蓿。牛馬不食者。名曰地丁。密茂成叢。足佐薪束。且其根深入地中。枝葉閒又能挂土。

種之數年。積土沙上。地性可變。亦因勢利導之一法也。余欲以上陳適奉委賑饑。又因河道淤塞。隄防坍塌。遂請修河以清歲饑之源。而濬墨築沂。大工緊繁。不敢多費矣。

因勢利導。遂使地無遺利。真留心民瘼之吏。

種樹說

俞森

聞之百歲樹。德十歲樹木。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渭川千畝竹。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今豫州歷經闔賊焚掠。人稀土曠。雖翳翳成林之處。不可謂無。然極目平原。往往而是。嘗召土人問之。椅桐梓漆。無不具也。桑柘榛果。無不宜也。棗二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柿五歲而實。

十歲而得三石榆莢一歲而盈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
壤之沃如此是此地樹木之效尙不須十年也乃熟察
四郊家無儲積室鮮完廬豈此邦之民盡屬蚩蚩抑有
司無以導之也余嘗謂種樹之效其利有八上之人不
肯盡心者其弊有三下之人相視不前者其源有二何
謂八利一畝之地樹穀得二石足矣一畝之地而樹木
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歲有水旱菽麥易傷榛柿栗
棗不俱殘也年豐販易歲凶療饑其利二貧人無薪至
拾馬糞掘草根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何憂無樵蘇
之具其利三造屋無木土壅覆草久雨屋頽率多露處
種樹則上可建樓居下不同土陋其利四樹少則生無

以爲器具。死無以爲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用。其利五。豫土不堅。潁河善潰。若栽柳列樹。根枝糾結。護堤牢固。何處可衝。其利六。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宅不毛者有里布。今汴州四野之桑。高大沃若。若比戶皆桑。大講蠶務。其利七。五行之用。不剋不生。今樹木稀少。木不剋土。土性輕颺。人物麤猛。若樹木繁多。則土不飛騰。人還秀飭。其利八。有此八利。而上下恬嬉。玩日愒月。則三弊不除。而二源不擴也。何謂三弊。在上之人以簿書期會之不遑。常恐因所緩而誤所急。一也。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謹慎者每安常而襲故。二也。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未蒙章甫之歌。先致靡裘之謗。三也。至於民間或有

廣種之舉。工師求大木。通國皆無。而一家獨有。此禍之媒也。一也。鄰佑盡蓬蒿。而果實離離。雖折柳樊圃。亦眾射之的矣。二也。此所謂二源不擴也。此非上之人不顧三弊。擴清二源。則利不可得也。一里之內。種樹者止一家。一邑之內。種樹者止一里。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若盡一邑而悉種焉。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更廣矣。闔省而悉種焉。則其爲利尤廣矣。而何慮禍之獨鍾乎。闔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道敏樹。最易者。無如棗。柿。榆。柳。柳樹宜於冬月。棗。柿。與。榆。宜於三月。棗。柿。之實。可以備荒。榆。柳。之本。可以造屋。枝條。可以供薪。使眾邑之中。各有賢令。長下一令曰。戶無分上下一家。

種棗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種。及廣栽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閱三年之後。人不告荒。十年之後。戶皆富處。八利將無不見矣。所慮者。但申文告而不稽察其弊。徒文具而無利濟之實耳。爲邑長者。下令之後。常以時巡行郊野。則人人驚動。毋敢荒怠矣。語曰。樹德莫如滋。使數十百年之後。諸父老食得飽。居得安。指此參天蔽日者。以告子孫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灌漑者也。其德不旣滋乎。故詳具委曲。申告諸公。知不以余爲迂。必爲投袂而起矣。

言種樹之利。極爲詳盡。余更於八利之外。申言三利。曰。水無所蔭。其氣易洩。種樹則枝葉茂密。日不

燥土。卽逢亢旱。土亦滋潤。井脈泉源。可無慮。九
利也。童山濯濯。草亦難殖。大雨時行。沙石並下。其
流渾濁。溪澗壅遏。乃議疏濬。虛費人力。種樹則土
膏不走。清水刷沙。沙隨水去。其流日深。卽值淫潦。
水不上溢。十利也。平原曠邈。澤氣難升。甘霖不沛。
職是之由。種樹則四野青葱。山澤氣聚。醞釀氤氲。
時雨迭至。十一利也。種樹之利。真是無窮。

種薯

黃可潤

直隸沙薄之地甚多。又四五月不得雨。惟臨河及有井
者。可以澆灌。餘禾稼多受傷。南方番薯一項。明代始來。
自呂宋之汶萊國。遂名汶萊。一名地瓜。由漳而泉而興。

化二三十年前福州尚未有。今則浙之甯波溫台皆是。蓋人多米貴。此宜於沙地而耐旱。不用澆灌。一畝地可獲千斤食之最厚脾胃。故高山海泊無不種之。閩浙貧民以此爲糧之半。制府方公撫浙時。稔其利。乃購種雇覓甯台能種者二十人來直。將番薯分配津屬各州縣。生活者甚眾。余於任無極時。以北地宜番薯狀寄家人。曾以薯藤數筐附海艘。至天津轉寄任所。蓋南方薯藤尺餘。用土壓之便生薯。余如南方法結薯甚多。九月將新發薯藤再剪。亦結。但不久即寒凍。亟收取之。仍如南方法藏藤爲苗。至次年春皆凍乾不可用矣。故甯台種師教以開窖藏薯。然開窖者尙半。後余憂歸。舟次德

州家人上岸買番薯甚多而賤問之云四五年前有河南浙江糧艘帶來民間買種以爲希物今則充斥矣細叩以藏種之法曰本年冬十月收起於冬至前掘窖如藏菜之式將薯擇其小之不中食者帶藤藏於內口用土坯封固仍用泥塗至次年清明後將土坯先折二三塊令出氣閱數日再折開恐驟見風易壞將薯拉去藤勿用刀割將地耕好撒培成行將薯斜放埋之接藤處向上土厚三四寸五月便可長新藤五月杪至六月二伏內將新藤取起每條剪數段每段約尺二三寸算有七八葉便可亦先將地耕好培行藤苗斜插出土二三葉以受露此後不過加鋤至九月結薯便可取食矣其

初栽之種。剪藤後能再發。大約七八月間可再剪裁。如前法。遲至十月可掘取。卽以此畱窖爲新年之苗。初栽者至二遍剪藤後。亦可食碩果矣。燕浙相距遠。場師或未盡合地宜。德州接界。多聘老圃治之可耳。

番薯於北地甚宜。麥秋以後。農家休暇。廣爲種植。可以免曠土惰農之弊。

種棉說

李拔

天生萬物。以爲人用。草花蟲殼。可爲衣被。冰繭火蠶。皆可爲絲。吉貝婆羅。皆可爲布。然出產不常。組織非易。閭閻往往難之。求其取多用宏。價廉工省。貴賤咸宜。貧富皆便者。惟棉花爲最。上古未有棉。漢後始入中國。流傳

遂廣。世蒙其休。天下無不衣棉之人。無不宜棉之土。八
口之家。種棉數畦。歲獲百斤。無憂號寒。市肆所鬻。每斤
不逾百錢。得之甚易。服之無斃。婦子熙熙如登春臺。有
由然也。閩中地號炎海。天氣溫暖。土脈疎潤。最宜種植。
而棉花絕少。購自江浙。價常加倍。又其甚者。男子惟捕
蜃蛤。女子不解織紉。寸絲尺布皆須外市。苟非素封。欲
不嘆無衣也得乎。乾隆己卯。予守福甯郡。怪而問之。或
云土地非宜。予疑之。因於畧內隙地試種。歲入甚富。又
調福州。屢試有效。然後知閩地宜棉而不棉者。非地之
過也。開先無人而種植之道不講也。謹爲粗舉其略。俾
謀生者取焉。棉樹挺生。葉如蒼耳。高二三尺。性喜燥惡

涇宜種山坡沙磧間。或地平則四面掘小溝以洩雨水。水聚則葉雖茂不花。卽花亦鮮實。或搖落無餘。每歲春三月取花子入土中。數日卽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每株相離約尺許。毋使太密。鋤三次。長尺許卽開黃花。花謝結實如桃。又十餘日實開棉出。拾而存之。白下而上。綿綿不絕。自五六月至九十月方止。有頭花中花尾花之別。故蜀中土俗以砍花柴爲農功畢也。花旣得。用車繳之。去其子彈。爲棉紡線織布。卽可爲被服。夫使農民有佐種植之利。而工商無衣貴布之累。則未有如廣興木棉之得計者也。民之欲自謀生。與司牧之欲爲民謀者。其尚審而行之。

蘇省太倉州及所屬鎮洋嘉定寶山不以穀之豐歉爲豐歉而以花之豐歉爲豐歉亦可知種棉之利大矣

蠶桑說

聖天子加意農桑每歲必親蠶收入供御蠶桑之利遍於天下閩中天氣和暖理宜蠶桑徒以難於創始大利遂祕予蜀人也習蠶利來閩歷守二郡曾於署內試養良絲厚繭俱有成效信乎閩之宜蠶也顧欲養蠶必先樹桑桑之種類不一一名壓桑春初取桑枝大者長二三尺許橫壓土中上掩肥土約厚二寸半月後萌芽漸長三四月後可四五尺次年立春前後剪開移於他處

二三年卽成拱葉可飼蠶矣。一名子桑。乃桑椹所種。四月取黑桑椹揉碎。用糞灰和土種入地寸許。一月發芽。三四月可長二尺許。再逾年移種。四五年始成樹。仍結子。惟葉稍薄。然任砍伐。枝可爲薪。取葉又甚易。養蠶者利之。而吳越之間。每取歷桑條移接子桑。其葉更美。一名花桑。亦由種子而成。其葉與歷桑相似。但有花無實。與子桑異。不可多得。湖州所種皆小桑。罇中多大桑。此種桑之異法也。養蠶之法。立春日取蠶種置地上。或草間。使受春氣。隨置溫暖處。日以爲常。越十餘日。自出小蠶。如蟻蠕動。視其多寡。用雞翎掃下。每日一次。各爲一處。以免參差。初生盛以筐。藉以紙。先用柘葉食之。如無

柘用桑亦可。每日喂三次。天氣晴暖。約七日。卽當初眠。眠則蠶不食。漸藏葉下。視眠者過半。卽暫停無與食。伺蠶悅大半起而後食之。初與食不可多。多則傷食病死。漸長漸多。僅不能容。移於曲箔。蜀中呼爲簞。二三日一次。攤開令稀。掃去蠶糞。以利其氣。蠶性喜溫暖。宜向陽潔淨。毋使近陰暗及污穢惡臭。犯則蠶癰。故蠶婦不近喪門。不食蒜韭。良有由也。初眠後約七日而再眠。又七日而三眠。停食俱如初眠時。三眠蠶長寸許。蜀中呼爲大眠。謂過此則不復眠也。蠶既三眠。食葉有聲如雨。投之立盡。每日三食。夜則燃燈照之。蜀中名爲催老蠶。則舉家忙也。約食二十三四次。蠶則老不復食。置簇上令

作繭漸多不勝摘。則多置葉其上而覆以草。如荊梗竹枝之類。蠶老者次第而上。其前後亦不甚相遠。如遇天冷。下置火溫之。四五日便成黃白二繭。各取歸筐中。黃者繅爲黃絲。白者繅爲白絲。繅絲之法。大釜沸水。入繭一升。攪出絲頭。置一木長徑釜上。立三柱。置一小車長五寸。徑二寸。下鑽竹管各一。抽絲頭由竹管出。繞小車周圍。而後引入大車。車制寬尺六寸。徑四尺五寸。前輕後軒。後二柱架車前。二小柱作機納絲。二竹鉤下分爲二行。上大車。每運車則機隨車往來。疾徐如意。每抽繭絲盡。則蛹出不盡者。再攪而抽之。有不上頭者。名水繭。去之。破頭者入水。卽沈。鎮以石母。令再起。亂絲。每次添

繭半斤。佳者煮繭三斗。可得絲二斤。卽宜下架軸。作一束如繩。挽其末如髻。卽可買。川中每斤價自八九錢至一兩不等。惟其時耳。川中又有水絲。取法與火絲略同。惟煮繭取頭後。卽下冷水盆中。纈之。與火絲小異。色光而細。可作綾緞經線。然取之較少。故價少貴。聞湖州蠶皆火絲。每年桑重生。復養蠶。故有頭蠶。二蠶之別。此蜀中所無也。蜀中牆下樹桑。宅內養蠶。以爲常業。蠶初生。每重二錢。長大可滿一簞。簞長一丈二尺。寬五尺。編竹爲之。屋中立四柱。柱下有十齒作架。盛簞挂上。可容五簞。養蠶家多者二百簞。少者亦十餘簞。每簞可得絲一斤。若得絲二百斤。則小康之家也。又蠶初生至成絲時。

僅四十日。獲利最速。其糞可飼豕。水可肥田。柴可炊爨。故人皆寶之。每蠶熟。置酒相賀。又擇其繭之佳者爲種。出蛾分雌雄配對。半日分開。承以綿紙。令下子滿紙。收儲爲來歲計。其出蛾遺繭。可製綿紬。並無棄物。婦工女紅以助男耕。心無外用。風俗可醇。豈不休哉。吾憫閭民之昧厚利窮生計。而莫爲之所也。作是說以導之。

自始至終。纖悉周備。此等布帛之文。當使老嫗解而懶婦驚。

賦役

上有以養民。民卽有以養上。賦役是也。賦役不均。民無鳩矣。奚以養。

論田賦

陸世儀

凡戶口丁田冊籍最爲難定。非縣官坐於堂上者。正吏胥奔走於堂下。便可支吾辦事也。必須簡求一縣人才。縣官親臨講究。既得其道。則受之以法。俾之逐鄉逐里。一一踏勘報明。無分毫滲漏。方爲得法。此作邑致治之根本。根本一立。以行政教。以比追胥。以詰訟獄。以簡師徒。萬事皆原於此。治邑者不可不知。予於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

凡戶口丁田冊。在州縣斷不可不詳在。朝廷則但當職要。每見十年大造。費民間無限金錢。不過置之高閣。終未必得實數。則何如令州縣覓具總數。達部之爲得。

哉。但府與司不可不存副本。恐有散亡遺失之患耳。

凡州縣錢糧有多年未完者。有已完挪借不明者。有未解者。有已解而多年未獲批迴者。蓋因頭緒甚多。文卷浩繁。官司不及致詳。吏胥因而作弊。剛峯設格眼冊。凡一應錢糧俱照年分逐年開列。某項已解。某項未解。某項領否。批迴。其存畱給放等項。亦俱細細開列。凡遇撫按巡歷。不必造冊。即將此冊送比。比後印官仍自親收。遇陞遷事故。卽申撫院交代明白。方許離任。如此可杜官吏侵漁之弊。

錢糧外有均徭一事。錢糧正供有額。獨均徭官自爲政。時時增益。吏胥上下其手。小民不知。無從控訴。剛峯設

均徭法。凡一縣中科其田地人丁。及一歲雜費之數。約爲通法。定制每畝出均徭銀若干。不增不減。其一縣費用。聽縣官於均徭銀中。自爲伸縮。斷不許於均徭溢額。使吏胥不得上下其手。誠至妙之法也。

論清丈田畝

清丈田畝爲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爲大害。不特無法卽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無才。一則吏胥作弊。一則豪強橫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爲人上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畏如兵火。誠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晦菴行之於漳泉。剛峯行之於興國。未聞其擾民。

也。而安石一爲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也。又豈惟安石方田。卽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峯退休在瓊。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事皆剛峯爲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弊。民怨特甚。況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難。居官者不可不知也。

丈田橫斜伸縮之間。最多弊。海剛峯令民以灰畫地而數其眼。方六尺爲一眼。一眼爲一步。二十四步爲一分。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謂之癡算。使人人皆曉。是亦妙法。然不如用棕綱爲尤妙。棕綱者以棕繩結網。每六尺爲一眼。遇地之尖斜畸零難算處。則以此鋪之。更捷於用灰。蓋灰算便於民。棕綱便於官。二法俱不可不知。

清丈田畝。莫如行方田。方田卽張子厚經界法。安石知其靡而不知其精。知其略而不知其詳。無怪乎紛紛擾民也。苟得其法。則縣官不必履畝而勘。而吏民自不能欺。吏民卽欲朋比爲奸。而其勢自不能混其法。每千步爲大方。方立大標竿。百步爲小方。方立小標竿。大標竿以石爲之。如今之華表。小標竿以木爲之。如今之旗竿。下立兩石。足夾而立之。大標竿常立而不仆。小標竿或立或仆。皆不妨。以下有石足可驗也。立之之法。先須正南北。以針盤準之。如立一標竿於南。則自此以至極北地方。皆依針路豎立。直如引繩。不許一毫參差。有參差則罪其司吏。東西亦如之。如遇山險及江河水道不可

立標竿者。則竟不必立。蓋此處雖不立。而有左右前後之標竿。可以相準。故不立亦無礙。張子厚所謂經界則不避山河之險也。標竿既立。則標竿四至之中。其田地自有定數。如大標竿之中。千步爲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萬畝。小標竿之中。百步爲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十六步。在古法當田百畝。不用量算。已有定額。其閒使有山林川澤不毛磽确凹凸不平之處。則令本方業戶里老自行公同量算。畫爲方帳。更不許出一方之外。每小方爲一小圖。大方爲一大圖。圖各以名號列之。一縣一郡又爲一總圖。自此以至天下。皆可攬集湊泊。總爲一大圖。

不惟田畝里數可以無差而地形之方圓曲直亦可分毫不爽此古今以來至妙之法也如吏胥作弊乃從來之病獨此法不畏吏胥蓋吏胥之所以作弊者以打量田地時田各有業主主有貧有富有強有弱吏胥俱有利害存焉故雖以嚴刑禁之而不能必其無弊今則吏胥惟令豎立標竿標竿無分爾我民無所用其賄吏胥何所行其弊又打量之後吏胥有弊官府覆勘無從指實必更用打量其法繁雜又欺官府多不知算法故敢於作弊今則官府覆勘不勘田數止勘標竿之準與不準一望瞭然凡有目者皆能辨至如每方中田畝細數則不用吏胥打量卽於本方之中擇年老公正者爲方

長而令各田業戶自請善量算者各算本田步口各書四至如魚鱗冊法畫圖貼戶攢出步畝總數獻於官府其有不合或相欺隱者官府爲直之蓋量田不用吏胥則吏胥無所用其奸各任業主則業主各有四至不肯受其欺蔽其有通同作弊者官府不難覆勘此法最簡最明卽中才之縣官不難從事而古今以來從未有知此法者無怪乎一聞丈量則舉天下皆爲驚擾也

論魚鱗圖冊

舊制定賦役有二冊一曰黃冊以人戶爲母以田爲子凡定徭役徵賦稅則用之一曰魚鱗圖冊以田爲母以人戶爲子凡分號數稽四至則用之向來通行無弊而

法久玩生弊且百出若欲釐整法宜從簡莫若廢黃冊
專用魚鱗圖冊凡賦稅徭役一以魚鱗冊爲主卽所謂
坐圖還糧也其說用黃冊有六不便利魚鱗冊有六便
何爲六不便凡州縣田爲都爲圖共若干畝俱有定額
科則俱有定數主者一體而知自用黃冊卽有推收田
既混淆數難稽查啓奸人飛灑之弊一也有推收卽有
簿書紙筆之費書寫計算之勞糜官家之工食役長吏
之心目二也荒區熟區本言坐落自推收一亂荒熟混
淆豪强者得輕糧貧弱者累重稅偶遇水旱蠲減盡歸
強有力者貧弱毫無沾惠三也開河築圩有或得利或
不得利皆當以坐區爲準若依賦役冊則彼此雜亂隔

區利病終不關心。四也。明初立里以一百一十戶爲里。皆取居之相近。如今十家牌法。里長催辦。不出里巷。今推收任意。里長終日奔走。亦不暇及。又簽點徭役。十年一次。旣點之後。人戶消長不齊。產去役存。被累無限。五也。所收之田。旣非同區。人戶多不識。而遇有水旱逃亡。則排年累賠。動至傾覆。六也。若專用魚鱗冊。則田一歸坐落。頃畝科則向成定額。不可增減。或加減錢糧。或比較賦稅。一覽易曉。奸胥不得上下其手。便一去推收之繁。省無限紙筆之費。計算之苦。吏得休息。良民者亦多暇。便二荒熟區不混。水旱蠲減。易於分派。便三開河築圩。悉聽本都耆正。以本地方之人。爲本地方之事。事半

功倍其有利病關一邑者則通計公費民助役而官任之不偏累塘長便四惟簽點徭役戶頭分散則貧富難稽徵收賦稅大戶田多則零星不便然用此法則可以化有役爲無役何者今所謂役大則南北二運小則糧塘里老而已南北二運可以官收官解也十排年則可以不用而專用者正凡爲者正者必慎擇其人。不特丁產優厚必其人公平正直爲一鄉之所信服者量免其稅糧優其禮貌凡一鄉之事皆以責之一應徵收稅糧開濬河道皆耆正董其事而縣官視其成仍辨其可否而爲之賞罰或終身任之或三年一易惟一鄉之役則南北運與十排年皆可不用也何必簽點且一區稅糧

卽本邑者正收納。若田主竄遠。卽於佃戶處收取給票。與田主算明。有何辦納不便。便五。其若逃亡累賠。則由排年不識甲下所管之田所管之人也。今旣任者正。則田坐本區。其主之奸頑良善。與田之肥瘠荒熟。皆先知之。可豫爲計。不至束手代賠。便六。有此六便。而人不之行。未知其利故也。昔元末靖江朱本思嘗悉其利著論名宵練。卽閩中諸郡曾仿行之法。甚稱便。嘉靖中海思介公亦欲以此法行於吾吳。去任不果。則知此法先賢固有行之者矣。爲民牧者不可不知也。

地册序

梁鳳翔

余丈量之舉。册有三。一曰魚鱗册。一曰歸戶册。而此其

塊冊也。清丈初恐紊亂飛越致滋匿漏先正經界挨次
遞丈隨置簿登註之民吏別其名冲塲別其坵方圖別
其圖以尺別其數圖邑田地山塘萬餘頃按冊批閱較
若列料如鱗次之班班不紊也故曰魚鱗冊繼而則壤
料糧撮田從戶會各一冊開載業主花戶田地若干正
米若干圖邑秋糧數萬石歸之煙民數萬家如眾壑支
流之歸海也故曰歸戶冊二冊告竣即發知單家喻戶
曉固已賦無虛懸人無賠累矣第歸戶之後田有交易
人有遷移恐相沿日久戶冊既有紛更鱗冊必致弁髦
若不永定規式爲善後之策安知不有猾胥豪右如曩
時之飛詭併兼而爲無疇者耶查孝邑五鄉二十三里

一百七十八會。以里統會大者五六會爲一里。小者十數會爲一里。以一會爲一塊。造冊各二本。臚編花戶的名田。糧確數。總散分合。務期相符。存縣一本。每里選德行人爲耆約。給一本。使收掌之。俾編民周知。自某年始。定立章程。如樹之根柢。不可動搖。後有交易者。但繳知單。更換姓名。田坐處所。不許挪移。總使此會之田。不許跳入彼會。此塊之米。不得飛入彼塊。以人從田。不以田從人。卽有豪強。憑何兼占。卽有奸宄。從何欺隱。每年終將受授開收之戶。另造更名析戶冊各二本。收掌如前例。俾內外畫一。歷年不替。雖百世以後。溯流窮源。可按籍而考也。節歲開徵。各會發單一張。給里約。使里約

傳催會甲會甲傳催煙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煩
差比人樂輸將此周禮均土之法同井之意故曰塊冊
所以維鱗冊戶冊之變而善始善終者也比類以推一
會一塊也一里一塊也一鄉一塊也一縣亦一塊也擴
而極之天下一大塊也則以此塊還田之法塊天下之
田亦可

田賦總說

朱澤灋

先王井田之制不能驟復爲之哀多益寡廣行社倉以
通其意而必先之以里甲排門魚鱗者何也張子曰夫
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術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井田之經界不可復矣牧民者若不知民數之多

寡戶口之貧富田畝之肥瘠雖欲裒益之其道何由里
甲之冊由來已久其中混擾不清書吏奸詐任意飛灑
弊竇萬端若不徹底澄清則民數終無實據故先之以
里甲焉排門冊卽周禮伍兩卒旅比閭族黨之制保甲
之綱口實基於此魚鱗冊卽周禮辨野土上中下地之
制遂溝洫澮水道之通塞實紀於此不但定其制度而
已守令親履其地莊村田畔以次巡行相其道路識其
居址與父老子弟常相接見訓告方能熟習其戶口之
醇漓田畝之高下而條教號令有所施行因勸之自行
節儉存耕三餘一之法以備水旱又勸之鄰里相保稍
分其百分之餘以爲社倉之本全在積誠感動使其義

理明白。良心發見。人人知賢守令。爲地方愛養窮民。而後有端緒可理。故必賢才久任。一年而誠意感孚。三年而規模略定。五年而成治功矣。迨由家而族。莊鄉鋪倉。徧一邑。則周禮遺人鄉里門閭郊里野鄙縣都。皆有委積以待施惠之制。豈偶然哉。蓋三冊之法。里甲排門二冊。以人爲經。以田爲緯。民之貧富善惡。風俗之醇漓。時時在心。有賞罰政教之用焉。魚鱗冊。以田爲經。以人爲緯。田數之多寡。田土之肥瘠。田利之贏縮。時時在心。有因地制宜之用焉。凡保甲之法。彰輝之典。力役之徵。水利救荒。經界射獵等事。皆從三冊田圖而出。具有無限妙用。惟有識者用心精之。安靜行之。方知其條理脈絡。

耳。

一條鞭議

袁一相

按錢糧之弊有六。一曰侵欺。一曰挪移。一曰透支。一曰目破。一曰未獲批。一曰未獲領。總之皆侵欺也。夫挪移一條以此項挪作彼項。以此年挪作彼年。並非入己之贓。按律凡挪移出納還充官用者。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刺。夫以還充官用之錢糧而痛懲之。至此者。蓋緣侵欺之源。實由於挪移也。惟挪移而後胥吏夤緣作奸。得以行其侵欺。惟侵欺而後民脂民膏。上不在官。下不在民。而盡歸於中飽。此錢糧所以不完也。然而兵餉急則解兵餉。協餉急則解協餉。漕項急

則解漕項起運各部寺錢糧急則解起運各部寺抑或
大兵經臨軍機緊急則解軍需此皆通融緩急萬不得
已者也至於昏愚有司任意挪移或存留甚緩反挪起
運以給存留或雜費無額反挪正項以充雜費則額解
錢糧滔滔乎成逝波矣於是經承胥役乘機作弊干變
萬化莫可究詰其蒙混上司也希冀一銀兩銷其蒙混
本官也惟圖一銀兩支蓋一經挪移彼此牽混簿書至
猥雜也款項至繁瑣也凡作令者皆甫入仕途之人雖
有明敏長才尙多不諳會計況中材以下者乎此錢糧
積弊所以無紀極也本司敬陳一議各州縣之徵於民
也係一條鞭徵收合令一條鞭起解假如仁和一縣起

運戶部折色若干。禮部折色若干。工部折色若干。額編兵餉若干。裁扣充餉若干。里馬優免裁官經費等項。各若干。以及科舉。歷日海來等項。幾及二百餘款。統計歲額。解司錢糧共若干。除輕賁行月淺貢。應解糧道站銀。應解驛道鹽課。應解運司采辦本色錢糧。應解該府外。凡係解司錢糧彙爲一條。又除缺官柴馬契稅牙稅牛驢雜稅等項。原無定額。相應另案起解。惟將全書刊載年額。解司錢糧。並全書既定以後。里馬優免等項。亦有定額。每歲共該解司銀兩。科算總額若干。內撥出府給兵若干。實該解司銀若干。各縣隨徵隨解。其解文內開列年額。解司條銀若干。第一次解條銀若干。尙餘未解。

若干其第二次解文內仍列年額若干除第一次解過若干外今第二次解司條銀若干尙餘未解若干其第三次解文內仍列年額若干除第一次解過若干第二次解過若干外今第三次解司條銀若干尙餘未解若干嗣後逐次起解均倣此式則通縣解司錢糧止有一條無第二條完欠瞭然無纖毫掩飾並經承洗補解役退畱匿批不投之弊皆杜絕矣惟是奏銷歲參二冊各部錢糧應分款項本司查明該縣解過若干並解府兵餉若干完十分者將各部各款概註十分全完完九分者將各部各款概註一分未完蓋各款錢糧合之則爲一條分之則數百條如一條未完一分則數百條皆未

完一分一條未完二分則數百條皆未完二分司書造冊既不能以欠作完亦不能以完作欠此最直捷最簡明之法也且爲有司者先因款項龐雜完欠難稽今止有一條於胷中則完欠瞭然如或自夏徂秋完解尙少自必惕然警懼誰不欲十分全完以副考成再有解糧道一條解驛道一條解運司一條解府一條歲額解錢糧止有五條並有缺官柴馬契稅牙稅雜稅等項爲數無多另案考成亦甚易辦此法成立雖有中材之吏可以鳴琴而理不費稽核而錢糧自清吏胥無所用其奸矣

萬殊總歸一本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飭解餉批迴載明完欠檄

趙申喬

爲嚴飭開列完欠以憑查催事。照得各州縣徵收錢糧。務須依限起解。但各屬勤惰不同。以致遲早完解不一。卽已經起解而未解之數。不行開列。州縣易於蒙混。上司難於稽核。今當康熙四十三年錢糧開徵之始。所有驗送批迴文式。合行通飭。爲此仰州縣官吏。卽將起解四十三年錢糧。應入考成各項錢糧。彙算明白。卽於申文後列一總數。開明該州縣其該銀若干。爲一行次列某字第一號。連批某月日解銀若干。卽註明未解銀若干。如二批起解。仍照前開列總數爲一行。次開某字第幾號。連批某月日解銀若干。未解銀若干。嗣後每批申

文俱照此式如已全完卽於解銀若干後註明如數全完訖其起解銀數俱要用印鈐蓋如此完欠數目了然紙上一閱可知無煩查核其不准優免解費歷日表夫鄉飲空缺以及田房等稅各起連批照常申文起解至總數欠數要算清楚不得差訛致干查駁如有不遵及錯混違式除發換外定提經承究處不貸

此法簡明直截與上一條鞭議同

請定催徵之法疏

趙廷臣

今天下民生之利害亦多端矣臣謹就催徵得其法百姓受無窮之利不得其法百姓受無窮之害者詳言之夫徵糧之法不一苟能寓撫字於催科雖二科並舉卽

百姓亦受其福。是故加意百姓之有司。必於催科。致其
懇勸。加意有司之督撫。亦必於催科。試其賢能。蓋催科
不擾。其餘可知也。抑催科不擾。其餘皆可不問也。邇來
催科無法。其弊有八。惡勞喜逸。不親簿書。一也。假手戶
書。任其作奸。二也。止核里欠。不稽戶欠。臨比不清。移甲
爲乙。三也。里立圖差。責比催辦。人鄉叱咤。坐索酒食。欠
者貢金。完者代比。四也。一月六卯。限勒期迫。四鄉之民。
僕僕道路。公私咸誤。五也。見徵帶徵。並日而比。民無適
從。而皆拖欠。六也。軍需不可緩也。而開徵則數溢於軍。
需協餉不可緩也。而追比則過倍於協餉。起存宜有後
先之分也。而催徵則無分於起存。七也。筆楚列於堂下。

移夾並於一刻。小民畏一時之刑。有重利稱貸。減價變產而不顧者。雖明知剜肉醫瘡。且救目前。不復計死。八也。八弊之外。又有坐管經承之費。有坐差摘追之費。有奔走赴比之費。有守候應比之費。有轉限寬比之費。有倩人代比之費。小民止有此膏血。多一分旁費。必致少一分正供。坐此積弊。糧終不完。而民日以困。不特民困。官亦受累。然則催科非病民。而以催科病民者。不得其人與法也。今誠欲得其人與法而行之。媮情當戒。戴星而作。秉燭而息。事事精察。戶戶詳細。此以勤補拙之法。可行也。坐簿必剔流水。紅簿必出親手。甲欠乙欠。完多完少。毫忽經心。此不假手。混散之法。可行也。里有總數。

之欠。戶有散數之欠。若止稽里欠。不稽頑戶。則催比代
完者。身任其事。而拖延不交者。轉屬局外矣。臨比分別
洞若觀火。此澄清完欠之法。可行也。官之精神有限。役
之機變無窮。臨比之時。按簿而稽。如圖差催欠多者。赴
比。必無受賄之私。欠少者應卯。必有賣放之弊。此絕禁
大戶躲避之法。可行也。民無多力。比數太多。則一時交
納不起。比限太勤。則日日奔馳不遑。甯減卯而寬比。勿
濫比而增卯。此畱餘力於民之法。可行也。民無多積。今
日完見徵。必不能完。帶徵分限而比。先比見徵。後比帶
徵。此用一緩二之法。可行也。本省軍需要緊。鄰省協餉
要緊。解院項下要緊。約數先徵。俸薪可緩。且緩工食可

緩且緩。大凡存畱可緩且緩。先其急而後其緩。此分別先後之法可行也。急公好義人情大抵皆然。誰肯甘心逋糧。忍辱受比。爲有司者止以箠楚爲能幹。而箠楚之外一無別法。止以糶比夾比爲長才。而糶夾之外毫無鼓舞民安得不重利借債減價賣產乎。錢糧固完而地方則壞矣。聞廉有司禁革火耗月吉之日集士民而約之曰。但能交完正賦勿庸再添耗羨。天平不敢欺天。法碼不敢違法。人未有不爭先交納者矣。又聞良有司比糶禁絕差擾。城有歇保則除之。鄉有坐催則禁之。定限徵比去其差擾。凡一酒一飯無不爲閭閻節省。人未有不交納恐後者矣。又聞賢有司比糧不動聲色。迺良里

殷戶依期交納以花紅鼓樂送出縣堂人皆歡悅惟恐輸將不及矣遇紳士大戶方閒比期盡數先交或給匾額或予獎勸相率而傳惟恐趨納不勇矣遇窮民小戶有穀帛而無售主有雞豚而待市販或代爲設法或曲示變交田父村叟感而流涕因之相勸全完矣此又催科而兼撫字之法可行也夫徵糧之能存乎其人不在乎法然而不得其人而循法行之亦得半之道也今日之爲有司者誠能酌此法行之又益之以精勤兼之以明敏實徵冊籍俱立實在戶名以杜詭寄推卸之弊流水紅簿俱送本府印發以杜私換侵蝕之弊易知由單必遍散窮山深谷以杜橫索之弊如是雖有頑戶奸書

無所用其蠹僞。上裨國計。下蘇民困。豈非吏治第一要務哉。雖臣於浙屬。見在立法通行。而催徵得法之吏。若不稍示勸勉。則錢糧全完。地方受福。與錢糧雖完。而地方暗壞之有司。又何所分別。伏懇勅部酌議。如有催科與撫字兼用。百姓無追呼之擾者。許督撫查明據實題請。以憑獎勵。如是則督課催徵之羣吏。莫不畱心民瘼。嘉惠元元矣。

李漁曰。先列八弊。後陳八法。徵糧利弊盡於此矣。後此陳言者。卽講求至當。亦不過全豹之一斑耳。

催科

王士俊

今之催科。大約知差催之爲害。而多用滾單矣。然而滾

單豈遂無害哉。趙甲李乙殊村各壤一單其列是率天下而路也。余前官河南時其行滾單也行鱗次挨滾之法。先按明業戶住址或城或鄉卽於所住處備造村冊。村內有糧業戶其姓名住址及糧數分析註明依次遠近彙冊一本酌量或十戶或五戶共列一單於封篆時照冊詳填單內糧多者領單俟開徵日按村封發分領。滾催交單旣便催完亦易。如有誤單按村摘拘比一做十無庸差催。如業戶住居他縣則藉關照催納業戶買賣田畝遷移屋宅卽令稟明註冊瞭如指掌一勞永逸。殊屬簡易。至欲造村冊卽於析編保甲時先列條款式單量村多寡發村保散給業戶自填糧數姓名住址仍

交村保彙繳官自核對實徵冊數目相符。捐費造冊則絕無煩擾。不然恐先滋累也。以此逐戶滾去。差異於凌空冥擊久而化單爲子虛烏有者。

批海甯縣設立里催詳文

蔣國柱

每里十甲。每歲輪流一甲爲里長。管催九甲錢糧。是里長承一年之勞。而有九年之逸也。卽花戶馴頑不一。又有滾單以摘比頑戶。今海甯縣設立里催。聽其自願認充。是里長之外。又有一里催。仍用里長乎。或不復用里長乎。或十甲中人乎。或十甲外人乎。或歲更乎。或積年充當乎。如十甲中人。則自有輪值之年。如係十甲外人。又何能遍識花戶耶。如歲更。何異於里長承充。如積久。

充當將來滋弊無窮矣。此必係里蠹奸胥希圖包攬坐圖巧立此議耳。仰司再行該縣傳集紳衿士民逐一查議明白。如果便民有利無弊。另詳批奪。

前案回詳

袁一相

看得海甯縣里催一案。該縣三百六十里。每里議立里催一人。統催一里之糧。先據杭州府知府戈珌海甯縣知縣王鴻謨詳議前來。本司甚有疑焉。所立里催者。將用里民乎。抑用衙役乎。如用里民。則當編審之年。審其戶內丁產。有充一二分者。有充一二釐者。每里長一名。朋當者數十人。此皆照產定役者也。今舉一人以任一里之役。祇取殷實忠厚。不論產業厚薄。誰爲任此役者。

勢必報名充當。既報必思營脫。勢必再報一人。每里一報。通邑沸騰。此用里民之不可也。如用衙役。是爲坐里。總催各縣往往有之。吏書欺官。每於開徵之時。民壯重賄戶書。每里寫一催牌。縣令不知其奸。但見催糧。從而行之。錢糧從此不完。官聲從此大玷矣。夫催糧而糧反不完者。蓋衙役謀票催糧。原非完官之計。惟藉一紙催牌。以爲全家衣食。私詐愈重。正項愈虧。此用衙役之不可也。里民衙役皆不可用。則所謂里催者。將用何人。本司是以議稱止許里民願認。不許報充等語。詳奉憲批云。本司遵卽行據該縣傳集紳衿會議去後。今據該縣備述陳揚各鄉紳公議前來。皆謂本縣糧長零星串

役者多故公舉一人徧催應比而比較杖責全不及於
糧長之身雖每歲有飯食年規之費糧長所甘心也所
用之人勤慎則通里受託怠惰則十甲呈革其用舍在
民而不在官絕非差役之比等語本司細繹各紳之語
而後知所謂里催者乃糧長所僱倩代催之人而非報
充之殷戶亦非奉差之衙役也蓋里長一名朋充者一
二十人凡士農工商有產業者皆充里長平時則催糧
臨卯則聽比於是士者輟讀農者輟耕工賈手藝之民
皆舍其本業而聽命於催科甚至鰥寡孤獨之民苟有
寸土尺田皆不免於充役一進衙門則股栗而聲嘶矣
是以公僱一人以任催糧之事既代催收復代比責眾

享其逸而獨任其勞。於是各甲之人給以飯食資其腳力而任里催者於催糧應比之外亦叨餘資以自潤。此情理所宜然也。零星朋充者非此人不能總其成。花戶散處者非此人不能識其面。但其人勤慎則年年可用。其人情誤則同里議革。所謂用舍在民而不在官。此其順乎民情者一也。再查催科之例每里十甲每里長一名催十甲之糧應一年之限。但里長一名原非一人或數十人朋充而縣令比期非盡人赴比也。以一名爲十分計分輪限計一年之限期每一分應值一箇月零六日。是以充一二分者不必催糧全完止要出錢應比。輪過應比之期則下限輪與他人與已無涉矣。是以嚴刑

酷比而糧仍不完職此故也此係昔賢未發之論而司
催科者從無善政特未講求及此耳今公立里催一人
則一年比卯總在一身若糧一日不完則逐限聽比完
糧之後花費可省則正項未有不完此其益於吏治者
一也夫縣令考成之完欠與民生之休戚全在於此今
陳揚各鄉紳公議里催一事既便於民又便於官允宜
舉行但恐積漸已久里催不得其人或報名充當或衙
役包攬則其流弊有不可言者辨別在疑似之間而利
害有霄壤之遠本司是以悉數利弊統候憲奪

爲徵糧事具呈邑侯

趙中喬

竊思本縣錢糧雖多頑戶抗欠者少卽有未完亦非無

故或由於拮据之無措。或由於積累之難清。或由於欺隱之相蒙。或由於使費之漸耗。或由於催頭之久閤。或由於分數之偶虧。或由於完欠多寡之未分。或由於科則增減之無定。謹依小人聞見。略獻下里芻蕘。開列八條。繕呈一冊。不揣曰昧。伏祈鑒覽施行。

一曰滾單之完數。宜登記也。單內全列欠數。後必開明完數。以備稽查。今並無完數。恐投單易於影射。且下限不知前限完數。或有以少作多。及隱閣之弊。似當於各戶欠數之後。開明某月某日完銀若干。於投單時驗對。同方滾別戶。則完既有憑。欠亦可核。一曰完數之多寡。宜通查也。錢糧既十分全放。而各戶

完欠不同。有完至八九分者。有完至五六分者。甚有十分未完者。但田多者。雖完八九分。而欠數尙不少。田少者。雖十分未完。而欠數總不多。若不論原數而止論欠數。則欠十分者。完及四錢。雖止完四分而已。在免責之例。完八分者。再完五錢。雖完及八分半。而仍在當責之條。所以納戶多分花戶。以避田多之累。職此故也。今應查出完及八九分者。寬其比較。或限年內全完。餘俱扣算完過若干分數。填明未完若干分數。查其所欠分數少而完偶不及數者。量施寬責。則完欠分數既明。完者感而爭先。欠者雖懲無怨矣。一曰徵比之緩急。宜斟酌也。本縣錢糧數多。原不能於

歲內全完卽照奏銷限期。亦可寬至來年四月。況今歲兩番交代。未免曠誤稽延。寬之於前而責之一時。蓋實難矣。每限每兩恩減定完四錢。固所應爾。然以一年錢糧。積至今日。欠愈多。則完愈難。完不及數。不免於責。姑存欲完之銀。以作僱杖之費。比比是也。論者曰。嚴比尙不能完。寬比更何所濟。分數多尙不足解。分數少必誤正供。但民力止有此數。每限分數少。則完者易。而使費俱入於錢糧。分數多。則完者難。而錢糧俱耗於使費。今糧房貼寫以及正副催差。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非欠戶養之。而誰養之乎。究之比數雖多。而完數實少。徒有費於清心。終無裨於國計。

似當每兩完足三錢。卽准另改。此數不完。定行嚴比。就一兩言之。則不過三錢。合十兩言之。則已完三兩。大約寬期於來年三月全完。民可不至於苦累。官亦無誤考成。然比數從寬。則里甲蒙恩。錢糧不欠。而糧房催差。俱無所利。必有爲異說以陰撓者。是在神君察微而獨斷之耳。

一曰滾單之阻滯。宜流通也。滾單必以欠多之戶爲催首。而欠多者。非必盡分數之多也。大概以田數多而致欠數多耳。故有已完六七分。而驟然作首。有全欠十分。而仍然殿後者。但催頭欠數既多。則完數自難。催頭完不及數。不得再滾。則次戶可以倖免。而錢糧

何以得完。今似當以催頭不完者。或原差押完。或另行帶比。其滾單卽改次欠。庶各戶俱完。無阻滯不滾之患。再每限每兩。若能完至三錢。卽准另改。其限內完不及三錢者。懲頑單出自應加數多完。示罰。庶頑戶無兩限完一限之弊。而催頭恐致限外加完。則限內爭完及數矣。

一曰戶數之多寡。宜分別也。各圖內有全甲止一戶。或兩戶者。有一甲四五戶。以至十餘戶不等者。今每甲一單。如過五戶。卽另搭一單。法至善也。但通縣六日一限。週而復始。則此五戶者。不過每月一戶輪比耳。其全甲一戶。則限限應比。一甲兩戶。則半月一比。若

與戶多者一例定數。則彼完於一月者。此完於一限。二限。彼雖兩月尙未全完者。此不及半月一月卽已全完。所以納戶多分花戶以避接比之累。職此故也。似應查單內止一戶兩戶者。再寬分數。不在四五戶每兩應完若干之例。則完納者不苦偏枯。而戶少者不至花分矣。

一曰滾簿之良法。宜查覆也。本縣四百五十八圖。共四千五百八十甲。滾單每甲一張。應有四千五百八十張。甲內花戶多則滾單亦多。卽以一萬張爲率。每月一給。則十箇月亦須十萬張耳。日有所難周。奸弊從此百出。本年二月內前任特設滾催簿。每戶先開列

折平若干。該銀若干。人丁若干。該銀若干。丁田共徵銀若干。每月應完銀若干。次橫排十箇月。每月下註明某月某日票完若干。某月某日票完若干。欠若干。每甲一簿。戶多者四五戶一簿。納戶一日瞭然。完欠俱爲有據。良法不永。深爲痛惜。今康熙三十七年已經散單。無庸置議。惟當登記完數。以備稽查。其康熙三十八年錢糧。似當查照簿式。豫飭核造。以便開徵給發。更將折平與人丁二項額徵科則。刊列於前。以補前任之未備。庶人人執簿能曉。諸弊自可漸除。一曰徵比之簿。不可屢換也。一人之耳目有限。眾胥之蒙混無窮。往往放幾分則換幾分之簿。完欠多寡。恣

意改移無從究詰。莫若一簿直比到底總不更換結算完欠俱著實寫不用浮簽則伎倆難施稽查不勞一日各甲各戶之數不可不詳核也從來隱閣之弊不除則錢糧必至於虧缺前任上年雖設滾單而隱閣多有蓋緣內衙止以甲總合圖總而不暇以花戶應徵細數合花戶應完總數又不暇以各戶應完總數合通甲應徵總數且並不暇以各單之數對比簿之數故其填單減去銀數總撒不符者有之減此加彼挪移湊合者有之及給單時卽改去多加之數泯然無跡或偶不及改致被控稟則稱筆下之訛或諉貼寫之誤多加者雖可改正而減少者已不可問若設

物今書車要三
立、滾、簿、既、載、丁、田、數、目、又、立、額、徵、科、則、給、與、各、戶、眾、
目、難、掩、似、可、無、慮、前、弊、但、恐、以、虛、號、作、完、數、耳、此、不、
清、釐、安、得、無、中、飽、此、欲、清、釐、蓋、實、有、難、言、是、所、望、於、
父、臺、明、以、察、之、嚴、以、御、之、矣、

徵收錢糧條規檄

陳宏謀

江蘇松太等屬徵收錢糧納戶頑良不一醇良者受經
差包攬侵蝕巧猾者向書差賄求捺比每年均有抗欠
坐待豁免以致不數年閒卽有積欠盈千累萬又須清
查今年奏奉

諭旨委員立法清查已將是侵是欠逐一查明本部院
誠恐前欠雖已查清後欠又復叢積曾諭清查之員各

將所查積久弊源條稟爲將來杜絕侵欠之計。今就所稟查核情形雖各不一而大戶花分小戶圖避催比經胥吏書人等包完賄捺挪新掩舊官衙雖有徵比之名未能內摘內銷權移歸於經書白票私收眞串不給姓名互混致有重納宕完徒供影射侵漁等弊。今當秋收之後開徵之始本部院與藩司悉心參核酌定十條以杜前弊。仰該官吏卽飭所屬悉心體察實力遵行。如與該地不甚相宜或此外別有變通良法亦卽一面酌行一面具報。與其清查於已侵已欠之後何如清查於未侵未欠之先。經差少一分侵收納戶省一分雜費卽可多完一分正課。催科不擾卽以催科爲撫字也。稽核如

法卽以稽核爲勸諭也。官幕不憚煩勞，徵收自少弊混。至於買賣田土，不肯推收，多立詭戶，或向無魚鱗冊版圖冊順莊冊，或私設虛圖，有圖無糧，影射冒免，皆屬錢糧不清之弊源。作何立法清查，另造亦卽悉心籌畫，另行通詳辦理，均毋率忽。

一大戶錢糧數多，家計不乏，本難抗欠。每將本戶錢糧花分小戶圖免，摘比安心穩欠，希冀邀免。如經官摘比，則又出費聽延，甯可不惜小費，不肯一併完納。現經委員踵門查出，移縣歸併者，亦有未留歸併者，其不在積欠之內。委員無從歸併，此等大戶花分經書決無不知之理。該地方官乘此責成經書，各將所管

大戶開出歸併。另給易知單。照限完納。該縣仍隨處親查。設法密訪。如有隱瞞。不曾歸併者。將經書責處。則大戶錢糧。均係的戶的名。無所躲閃。自必按限完納矣。

一小戶錢糧。爲數零星。或離城寫遠。不能親納。常歸經胥里差人等包納。一經包納。歷未催比。鄉愚信爲已納。而不知其尙欠在官也。今年委員踵門清查。業已水落石出。亦有爲數無多。情願於委員處折錢完納者。揆此情形。無論舊欠新欠。就近徵收。納戶無不樂從也。地方官查其局限未完。逐一開出。離縣寫遠者。選委可以信任之佐雜。攜帶印串於適中之地。有完

納者就近徵收。卽給串票。仍照清查案內。每銀一釐。收錢一文。不取票錢。其自赴縣庫完錢者。仍照詳定之數徵收。如有衝繁欠多者。知縣卽親往徵收。所到之處。卽可查其所欠虛實。有宕銷之戶。并可立爲改正。包收未完。指爲民欠者。亦卽敗露。可以責追。每年清查一次。省得日久。又成積欠。又費清查。又成無著。其所委之員。及跟隨書役。該州縣務須捐給盤費。方可嚴禁需索等弊。果能新舊民欠。均各完納。州縣考成。交代均免後累。切不可惜此小費也。

徵收錢糧定例。內摘內銷。人人皆知。祇恐錢糧數多。朋串紛繁。內幕人少。或有而不甚諳練。諳練而不耐。

煩勞大概制閱。隨意用戳印圈。仍發經胥摘造。仍墮
經胥之計。將有弊者。開除減造。或移甲就乙。送進衙
內。以爲業已核定。即可印發徵冊。雖摘單簿已漏其
名。或易兩爲錢。易錢爲分。知縣堂比。惟知按冊何從
識別。且有無識見小之官。止知自省延幕之費。將就
用。不經歷練。稍知書算之人。不能剔弊。反爲猾吏所
欺。或心存不肖。而聯絡糧書一氣。其弊更大。至於實
徵冊。尤須按年存儲內署。徵收時內幕卽逐日將完
納登照。按戶細心註銷。不可遺漏舛錯。并不可將戶
名音義稍別者。輒作宥串。累民仍受差追。以此冊徵
收。卽以此冊交代。切不可發房登註夾照送銷。并不

得於次年將上年實徵冊未完之戶飭承除造清欠止圖簡便而不知經胥已將私收包攬之戶刪除捏造飛灑弊皆由此年復一年積欠莫清亦由於此卽或徵冊內完數登滿稽核恐致湮消必須另造清欠亦須內衙細加核清檢造不許錯誤總不假手經胥然後完欠眉目清楚再流水串根爲徵收之關鍵尤須檢點整齊收存內署新舊交代以備查核無許發房存儲致爲抽匿遇有假票等弊藉稱霉爛遺失致無查考此皆印官所當留心內署難辭煩勞者也

一三連串票銀數姓名每每隨意混寫行書草書別字愚民不能辨識以致已完懸宕仍復差催最爲弊混

刪後票內戶名務寫楷書數目字務須大寫均不許
草書省筆錯落者當時稟送銷票換補另寫不許塗
改旁註則以大改小移甲就乙之弊自無所施矣其
實徵冊易知單內花戶姓名尤不許草寫省筆如胡
寫何黃寫王陸寫六之類核閱之下已滋眩惑遇有
推諉大費推求啓影射之門開脫卸之路不如慎之
於始也

一徵糧原不專恃敲扑然有抗頑之戶非責比無以示
懲一切包收侵蝕非責比更易蒙混乃地方官於錢
糧不甚畱心視徵比一事無關緊要甯可白晝閒散
每至夜分然後比較燈火滿堂書役環繞惟知喚名

敲扑並無一語訊問虛實所比皆代杖之人豫先勾通刑阜以得錢之多寡爲刑杖之輕重代比者得錢以受責抗欠者出錢以僱比無非出於應納之數內所以愈比而欠愈多也嗣後比較完欠須在白晝先將欠戶查清果係本戶抗欠責比正身不必先比催差反令催差得以藉詞包索比費惟糧戶不到方比催差但能將欠戶一人受比諸欠戶無不畏比而爭完如有包侵亦必指告而究追矣

一州縣自顧考成奏銷前則提拏大戶不問小戶以致大戶有不得不花分賄延之弊奏銷既過則以考成尚緩徵比略寬經造人等或挪新收以抵舊欠舊欠

雖清。新欠又積。在本戶莫知完欠。遂得藉此隱蝕。嗣後一過奏銷。內署即將已完之戶。於實徵冊內逐一銷清。其未完之戶。另寫清單。出示各圖里。俾各戶周知。督令卽完。有已託代完而仍欠者。許卽指稟。隨時究追。有宕串舛錯者。亦可隨時更正。而實欠者亦知提比。在卽上緊完納。庶不致官民交相貿易。完欠無分也。

一奸猾書差。有於臨比之時。赴櫃完納。應比名曰墊完。票上止填差墊字樣。並不實填戶名。持空票下鄉。攬收。官以爲急公。殊不知墊完應比者。趙甲之戶。及赴鄉收取。又係錢乙之糧。搪塞一時。趙甲依然懸欠。而

鄉民見其印票無不信從。挪甲換乙。皆由於此。更有
墊完票止一錢。收取納戶一兩之糧。則又有以大改
小。戴帽穿靴等弊。公然以印票爲侵收之具。嗣後臨
比。不得聽差役墊完搪混。有完者必填實戶。不填空
票。則趙甲之糧不致比後仍欠。而以李代桃。以大改
小。持票侵收之弊。亦無從施其伎倆矣。

一糧從產辦。原易輸納。各屬買賣田土。多有不卽過戶。
錢糧仍存原戶。聽賣主收納者。買主以糧冊無名。催
差不及。併可以色銀市斗交收。賣主樂於收用。拖欠
以致產去糧存者。不一而足。有賣主無寸土。而戶額
錢糧尙有成兩者。今年委員清查。雖有查出著落現

業完納者。止係賣主故絕之戶。其賣主尙存者。仍係賣主承認。仍然懸欠無完。甚有輾轉售授業更數主。以有田之額糧。轉成無糧之詭戶。凡遇災賣荒買荒。冒賑冒借。皆由於此。該地方官應出示通行曉諭。凡買田未經過戶糧存原戶者。定以限期。均令收過現業約戶完辦。如有延抗查出。將賣主歷年已收拖欠錢糧。均著落現業清完。不必再於賣主名下追納。庶現業知無利可貪。賣主無侵收拖欠之弊矣。

一錢糧經承定例。遞點殷實戶書。遞年更換。所以杜戀充包侵之弊。各屬經承。竟有一人接充數年者。錢糧權歸掌握。納戶皆其熟識。始則得賄捺欠。移甲換乙。

繼則暗地私收。挪新掩舊。錮弊難除。嗣後點充經承。凡歷年戀充者。不許再點接充。所點經承。惟取殷實可信。不許宅門印上。先索規禮。暗地分肥。以致有弊代爲掩飾。至於催差。則有順差圖差。伴差名色。順差歷年不換圖差。每年分圖掣籤。掣得某圖。則一圖之錢糧。皆其承催。正差並不下鄉。則又有無賴棍徒。向其買圖。以圖之肥瘠。定買價之多寡。謂之伴差。在官無名下鄉。抽取規例。平時包攬代納。遇摘催之戶。則又受賄包比。凡經差敢於包索。納戶層層出費。無非希冀豁免。現在委員查出交差代納。卽順差圖差伴差之侵收也。莫如遵行滾單之法。單內開列應完錢

糧數目。人人其曉。可杜飛灑。見單自知負欠。可杜包
侵。臥單不完。另差指名催提。則諸差需索賄延。諸弊
不禁而自止矣。

一墳墓皆係糧業。所產柴薪。皆由墳丁收割。卽令墳丁
完納錢糧。以抵租息。墳丁多係貧乏。或老弱婦女。收
割柴薪。隨手花銷。糧多負欠。且有遠年墳墓。以墳丁
立戶。本姓子孫全然不知者。一經差催。業戶謾之墳
丁。墳丁避匿。或貧不能完。每至無著。其實並非無業
之絕戶也。嗣後卽以墳主爲業主。責成業主完納年
遠之祖墳。支派繁衍。則以值年子孫爲業主。完納錢
糧。聽其自向墳丁收取柴薪租息。則有產有租。催徵

亦易矣

圖民錄

袁守定

催科無他術。不擾卽是善術。所謂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是也。寇萊公知巴東城安兩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楊誠齋知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謹趨之而賦自足。萊公衡知於潛縣。徵科豫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而民爭先納賦。此無他不擾而已。曩在楚南。所至邑皆有里差。每里之糧。歲差一人督催而責其成。而需索擲侵之弊作。余所至革里差。但令各保長鳴鑼傳催。而賦亦無誤。當此

聖世豈復有不踴躍輸將之民哉。是擾之固納。不擾之亦納。特爲書差所誤。則多此一擾矣。催科不擾

凡官與民交易之事。最易滋弊。如收錢糧。收稅契。皆與民交易者也。曩在芷江。惟二事頗利民。自今思之。無愧如收錢糧。於各城門設木几。庫戢夾剪各一具。令納戶於城門下秤定。書明里戶銀數。自封投櫃。其銀不拘成錠。但足色雖碎者亦收。示民不得多一釐。亦不得少一釐。而民亦竟無少者。如收稅契。設木桶一具。固封而孔其蓋。置之廳事。令民將銀契封投桶中。定期三六九日辰刻發桶。午刻收桶。未刻當堂發契。民頗以爲便。二事行之有效。書於此。以爲將來法。收錢糧稅契

嚴禁收糧積弊十條

陳宏謀

一斛斗俱用小口。不用寬面濶耳之斛。業准署糧道較准印烙。驗發標記。每屬斛斗。均按照糧米多寡數目印發。業已足用。不許私置無印斛斗。

一納米數至五斗者。卽用斛量。不許用斗。數至一斗者。卽用斗量。不得升量。合勺零尾。不得概量一升。南漕二糧。合收分解。不得分設倉口。

一納戶親自執攬。一概平量。不許斗級人等淋尖踢斛。不許先取樣米。不許掃地席餘米。不得將乾淨之米。指稱糠粃。押令篩颺。每石止納水腳銀一錢五分。此外不許指稱修倉較斛道府夫儀房規冊費等項名。

色另索錢文所收水腳悉用司發庫錢稱收不得私
錢重稱小戶情願完錢者悉照市價扣算不許每兩
概收若干文或完銀或完錢或銀不足而找錢悉聽
民便不許刁難銀色多壓戥頭不許勒令完錢

一鄉民納米或解載或驢馱或有挑背負入倉俱聽民
便有須僱挑者亦聽民平價自僱不得藉稱挑夫承
值餉差伺應上司盤查名色盤踞攔阻多索錢文不
許索取進倉錢進廠錢

一納糧票錢大票每張三文一斗至五斗之中票每張
二文升合小票每張一文不得無論多寡仍前索取
十文五文不等完米照給票錢卽給印串歸費不得

藉轉票名色。另有需索。不得另索腳耗納票錢文。不得藉飯米名色。索取白米。漕米頂下里納腳米。久已禁革。不得指名混徵。

需用斗級。各給腰牌。填寫姓名年貌。以憑訪察。識認。不得多招土豪朋充斗級。在倉行強奪攔。或圍擁斛旁。假稱報斛。乘忙偷米。

一官倉左近。皆有蘄戶米鋪。遠鄉之民。零星小戶。不能從家中運米。就近於倉前買米完納。事屬便民。原可不禁。但不許鋪戶勾通斗級倉書。斗級倉書商通管倉家人。各得規例。以致凡鄉民負米上倉者。藉故刁難拋撒。令小民種種難堪。不得不歸於包納。以取重

利不得因倉有餘米令鋪戶交銀暗地折收其收書務選誠實之人不得任其費本營充倚勢橫索

一管倉之親友家人原不可少但須用誠實謹慎之人不得聽信巧言急公暗地肥己官一聽信巧取橫索無所不至每日清晨開倉挨晚封廩不得遲遲不到令鄉民久候不得昏夜量收任意浮量乘黑偷竊仍將某倉管倉之親友家人姓名報府道不時查考各屬官倉在縣城者地方官須常親臨倉中稽查卽倉在各鄉者遠近不一總皆縣境地方官應攜帶案卷到倉一面稽查收糧一面辦理案卷原不致於誤公不得偶然一至掩人耳目至於轉委佐雜監試似

乎慎重。但倉乃縣倉。佐貳卽縣所委。佐貳於縣之親友家人。不無瞻徇迎合。豈敢破顏指摘。徒爲州縣掩飾。卸過地步。於事無益。總不如州縣在倉。乃有責成。州縣如肯坐倉。而又公平無私。則以上各弊不難杜絕矣。

錢漕

何士祁

漕事至於今日。官民俱困。尙忍言哉。又豈可筆之於書哉。雖然。江南無徭役之繁。民閒享太平之福。而旗丁用費。煩耗什物昂貴。正項不敷。開銷不得不稍資貼補。有產之家。略增升合。積少成多。以濟公用。亦好義者分所宜然。此八折之章程所由來也。全在地方官平時視民。

事如家事。欲惡與共。懲勸並施。使合境士民。知官之可愛。而法之可畏。庶開倉之際。良戶心平氣和。卽刁徒亦有所折服。而不敢肆。漕事之全局定矣。總之以公濟公。雖多取而民不敢怨。且此心亦無愧於民。苟欲於此取盈。則悖入悖出。理有必然。幾見官囊富厚。子孫能安享哉。嗚呼。徒造孽耳。上下忙錢糧比漕易辦。可以類推。徵收

錢漕宜先
事經營

民所仰望於官者。惟訊案爲尤要。凡所收呈詞。准則必審。審則必結。勿枉縱。勿遲延。勿擾累。勿草率。日日坐堂。常與民相見。則親愛之情油然而生。於漕務裨益不淺。撫字催科。二而一者也。辦漕全在平時審案

近來津貼以鉅萬計。皆小民膏血也。每核帳籍。令人髮指。然亦積漸使然。既不能力挽狂瀾。又安得獨行己志。通省大局所關。斷宜委曲從事。此爲外縣言之。若身任首邑。則爲各處所則。效能省一分。卽受一分之益。因時因勢。斟酌爲宜。同寅一心。尤爲至要。辦漕須領大局

津貼既不能減。有等不解事人。於廠中應用款項。如勞金犒賞。力爲裁汰。此亦人情之常。而不知受傷實甚。衙署內外計數百人。大抵皆甘心於漕者也。卽官之一年用度。尙須借資於此。我欲獨享其利。則眾心不服。必至百弊叢生。所虧轉浮於所省。有漕事完而官尙不覺者。是不可不猛省也。辦漕不惜小費

官收清漕而民或刁抗懲之以法宜也。卽上司亦無所顧忌也。今既有所浮加而欲以威相脅動輒通詳放手重辦。上司其從我乎。我卽不於此取利。上司其信我乎。不信不從則必不准。而於是刁風長矣。卽上司礙於全局勉强允從。心勿善也。故必以安靜爲主。然則刁抗奈何。莫如自懲之。借上司之聲光以鎮攝之。且平時果能得民必無與相抗者。此券仍操之白我也。辦漕必
要安靜輕信家丁書差之言圖升合之多不計米色。此尤弊之大者也。無論漕院通倉一經駁換例有嚴條卽就倉中而論一有溼米則半廩霉變一有白臍則折耗必多甚至看米之人與記書勾串需索利歸於人而害歸於我。

皆貪多之念致之。

本色必
須講求

知人談何容易。全在平日留心。每處宜一親信人司圖記。一剛者與旗丁相持。一柔者與糧戶相接。一解事者調和之。一壯健耐勞者巡察之。此五人中又須察其平日有無嫌隙。臨事能否勾串束縛之。馳驟之。密察之。覺而更易之。須用一番苦心。或可不致弊。而廢口之友亦不可省。蓋倉中作弊必通同一氣。非數人所能行。請一戚友所費不多。有一層間隔。作弊不容易也。廢口用人宜擇今之爲官者。動云性格不可使下人捉摸。恐其逢迎。誰不謂然。夫我之性格或偏急。或見小。或怠事。或貪得。是過也。宜改不宜文。如性格直爽。或慈愛。或剛毅。或清淨。

皆與地方有益。惟恐下人之不我逢迎也。而何矯情之有。至於戶總庫書。尤辦事緊要之人。既須糧戶敬服。又須實力助官。必示以赤心。而又懷然難犯。庶爲近之。戶書得人。則差保不難治。蓋一切利弊。官或不知。而戶書無弗覺也。書役宜示以信

既有所浮收。則必有折色。不解事者。每拳拳於津貼之無出。是惑之甚者也。夫漕務收米本也。折色末也。米既收足。折色不患其不輸。是有母必有子也。且無米之咎。與無費之咎相較。又輕重懸殊。費不足。可立時卽辦。米不足。則采買甚難。故漕以收米爲至要。至於浮之多寡。價之增減。須察民力。驗豐歉。較鄰封。而尤須問之於心。

則平日之所以致治於民者宜如何省察耶。

收本收折宜有權衡

爲官者動云書役疲玩。不思使之所以疲玩者誰乎。標

一差票。非三日則卽日。乃票出而若或忘之矣。出一告

示。非查究則嚴懲。乃示懸而同於虛設矣。甚至懸賞之

格。幾爲廢紙。聽審之牌。書爲虛套。彼書役深知官之於

公事。不過具文塞責也。而斤斤於三八卯期之掛責。八

分九分之銀牌。自云吾能賞罰也。其誰信之。吾故曰辦

錢。潛在先事經營也。

比較在賞罰必信

先事雖取信書役。而臨事責以所難。勢亦不能。則宜用

數往之法。每年徵收錢潛。將某戶所完之數。逐細註明。

憑此截串。謂之紅簿。必按年核清。書立一表。以圖爲經。

以年爲緯。譬如一都一圖。畫成十格。每格一年。將甲年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差保某人。註於格內。由丁及丙。從上而下。則一圖中何年完多。何年完少。一覽了然。而差保之勤惰。亦約略可見矣。再令戶書將上年幾月完錢。漕若干。再上年若干。挨次開造一冊。則一年中何月完多。何月完少。一覽了然。而民間之習俗。亦約略可見矣。然後擇其較多之年。明諭差保。照此催徵。無許少絀。卯期不可常責。而責則必嚴。不必常賞。而賞則必重。如是而曰必信。庶幾近之。

查對十年來紅簿

民未有敢抗糧者也。由於不肖紳士之包攬。紳士未有敢抗糧者也。由於刁猾書役之勾串。內外朋比。而公事

不可問矣。須精密詳察。灼知其侵隱者。擇尤重處。又密訊戶書。擇差保之最玩者。革究不貸。吾未見書役之精清而紳民猶有抗者。宜清書役地保之侵隱

摘戶嚴催。亦是一法。然由書辦開冊。則隱寄侵虧之戶。仍然包庇。必由幕友詳查其年分。核計其多寡。分圖提追。稍爲有益。摘戶必由內幕

一圖中多不過二戶。擇其欠數鉅而年分多者。簽別圖值。差健班轎役當堂面論。必須依限傳到。到則細爲訊供。侵隱之弊。可從此追究矣。書役恐防敗露。每有捏名糧戶傳案。塞責者。更須詳察。吾以保甲冊爲有益。此一端也。摘戶宜少宜速宜防其偽

糧戶未有敢於爭競者。至於爭競。必有所不服於其心也。否則有所挾持也。要皆由於平時之無忌憚。此時若稍存畏憚。恐釀事端。且底蘊窺見。乘機而起者。必眾。務宜卽時親臨。詳明訓諭。鎮之以靜。庶幾得之。糧戶爭競必親臨開導

糧戶我有求於彼者也。旗丁彼有求於我者也。故糧戶可畏而旗丁不必畏。彼沾沾於津貼。而百計遷就。旗丁者。皆非是也。然小人之尤。馭之有道。急需之時。不妨多付以濟其用。數定之後。不宜失信。以取其怨。而門丁戶書廳差之分肥。宜更加察焉。至於通壩淮關之耗費。文武委員之需索。能恤丁庶可以恤民。是在上焉者之實

心經畫州縣下僚所有志未逮者也。待旗丁不可失信取巧

舊章不可驟改。不但漕事爲然。而漕爲尤甚。前人識見

較勝後人。積重難返。尤須詳慎。如有必應更革者。亦宜

眾論大同。然後斷之於獨。冒昧從事。鮮不敗者。歷久章程不可

驟改

羨餘非爲官計也。重案有招解之費。賑濟有經辦之費。

以及捕盜緝匪。苦差遠役。皆須賞發以資辦公。卽書役

訟案拖累。婚喪大事。亦宜周恤以結其心。若平時不留

羨餘。臨時必多竭蹶。宜於餘平項下。官六門一書三分

數酌提。附儲於庫。并造冊記其出入之數。年終統計。餘

者仍存之。積之愈久。其益無窮。酌提羨餘以充公用

論差徭書

張杰

杰宦遊直隸十有餘年。目擊心傷。有害切民瘼。急如倒懸。莫若今日大差之不均。雜差之不除。爲時下至切之要務。所當亟亟論之者。查每年直隸承辦

巡幸木蘭與謁

陵大差。一切橋道工程車馬支應等項。雖有經費。不敷支銷。而差次費用。名目不一。有難以報銷。而必須使用者。名曰外銷費。此項銀兩。向由司道派之州縣。州縣派之民里。止爲從前大吏面奏。並不借資民力。相沿不敢據實陳奏。而派辦則仍如故也。司道因派差未經奏明。遂畏州縣之挾制。凡派銀兩。不敢印札直書。僅令差局

委員潛通消息。於是州縣中之貪劣者。藉此加倍派歛。而司道無如何也。州縣以司道未經明派銀兩。亦畏紳士之挾制。不敢按地均派。僅令書役鄉地暗中調撥。於是吏胥中之刁惡者。藉此偏枯倍派。而州縣亦無如何也。而又鄉間辦差各處情形不同。省北州縣有旗辦三而民辦七。有旗不辦而民獨辦者。省南州縣有紳辦三而民辦七者。有紳不辦而民獨辦者。從前原爲優免貧寒生員起見。後此則併地多生員及捐監捐職者亦俱優免。今若按地均派。一年之久。每畝止出錢數文。無論貧富生員均不致於受累。若仍舊優免一條。則官吏乘隙舞弊矣。卽或以此子當異於百姓。亦應明立定額。每生優免若干畝。逾此者則仍辦差。庶有限制。而易稽查。至於捐監捐職以及仕宦之家。則家計饒裕。更當急公。斷不可優免也。因而地畝稍多之家。或挂名衙門。或捐納職銜。以圖免

差強梁者且併其親戚族黨而包攬之。日復一日。以致
不辦差之戶日益多。辦差之戶日益少。而州縣官吏藉
差肥己。又皆有增而無減。是年年直隸所承辦之大差。
非州縣官吏也。非富紳大賈也。乃地畝至少之良善窮
民也。嗚呼。此等地少窮民。一年所入。納糧償欠而外。仰
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勤勞終歲。捫指差錢。
有因此而折房去產者。有因此而賣妻鬻子者。有因此
而棄家逃亡者。流離困苦。死而無告。真言之可爲痛哭
也。杰自受事以來。痛懲其弊。雜差則無論何項。全行革
除。至於大差。則無論紳民。按地均派。六月內奉辦之人。
止將州屬村莊分爲三段。今年以一段承辦。無論紳民
按地均派。每畝僅出錢十文。留存二段爲明後兩年承

辦大差之用。合計州屬村莊三年輪派一次。民誠以力甚爲舒展。卽刁紳惡吏亦不敢少有挾制也。仰體我 朝廷愛民之心。當實力遵行。不敢陽奉陰違耳。今言路大開。凡可以實惠及民者。無不舉行。倘能明定章程。使旗漢紳民按地均勻辦差。則民困可以立蘇。誠如是由司道先將差次一切動用。無論車馬橋道支應工程。概行折算。共需銀若干兩。再查通省糧租各地。無論旗漢紳民共有地若干畝。約計每畝應派差錢幾文。詳請總督明出告示。卽將每畝派錢幾文填註示內。鈐用印信。頒發各州縣實貼城鄉。該州縣遵照派繳。將錢易銀解省。再行給發丞倅佐貳及候補牧令。分別承領辦理。如此按地均派。明白曉諭。通省皆知。則州縣官

吏無從浮派。刁紳惡役無從包攬。而地少窮民亦不致獨任其累。如出水火而登衽席。兼使現任州縣得以在署辦公。不似從前辦道曠職。而差務仍可不致貽誤矣。至於雜差累民尤甚。如米車。如煤車。如酒車。如委員過境車。如遞解人犯車。委員過境及遞解人犯兩項車。每輛用錢七百文。若派民間每輛出錢十四千文。約計一年需車五百輛。然自捐錢三百五十貫。即省民間車錢七十貫。雜差累如草如料如麩如炭如天棚如挑夫如壕民可類推矣。如井蓋如井欄如棗刺如劈柴如枝子如秫牆如棚欄如井蓋如井欄如棗刺如劈柴如枝子如秫稻等項。種種名目。離奇古怪。悉難枚舉。俗云衙門一點硃。民間一片血。良不誣也。即以米車而論。從前不過派車運米。需車尙屬無多。近則所派者車。而所折者價。既

可折價。則前之一輛。今且十輛八輛矣。他項亦復類是。蓋所謂衙門一點硃者。月月點之。日日點之。時時點之。所謂民間一片血者。村村出之。戶戶出之。人人出之。緣此等雜差。既無一定額數。又無一准時期。可少可多。無早無暮。票甫出而錢卽至。止在州縣一舉手之勞。而盈千累百。已入私囊矣。小民之脂膏幾何。而能任此無厭之誅求乎。其承辦大差。尙開有旗戶紳戶之分辨。而雜差則無論省北省南。概係地少窮民。獨力承當。是誠可痛也。從前陋規未准。明取州縣猶得藉口。今則明奉諭旨。凡錢糧之平餘。雜稅之存剩。行戶之津貼。鹽當之規禮。悉准取用。是儘足辦公。尙何所借口乎。且恐州縣

藉有明取陋規之

旨。將雜差影射混作陋規。勢必明目張膽。愈肆誅求。而愚民無知。孰能辨白。何者爲雜差。何者爲陋規。予取予求。莫敢誰何。而窮民益不聊生矣。是州縣派取民間各項雜差。於此時尤當革除淨盡。不可稍畱萌芽者也。夫直隸爲首善之區。而邪教疊出。且有謀爲叛逆者。蓋由於教化之不明。教化之不明。由於民里之過窮。民里之過窮。由於大差之不均。雜差之不除耳。今誠能革除雜差。均派大差。則民力漸舒。民力既舒。則教化可施。尙何有邪教叛逆之事哉。

牧令書輯要卷二終